



116  
4064  
9



門牌  
號 4064  
卷 32-9



大事編年

仁祖記

仁祖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大王諱倬字和伯元宗第一男  
萬曆乙未十一月七日誕降于海州行宮封綾陽君天啓  
癸亥卽位己丑五月八日昇遐葬長陵

妃明德貞純仁烈王后清州韓氏領敦寧西平府院君文  
翼公浚謙女甲午七月朔日誕于原州邑內乙亥十二月  
九日昇遐

繼妃慈懿恭慎徽獻康仁貞肅溫惠莊烈王后趙氏領敦  
寧漢原府院君惠穆公昌遠女甲子十一月七日誕于櫻



山公衡戊辰八月二十六日昇遐

靖社本末

癸亥正月正言韓惟翔等啓曰李貴金自黜又蓄異謀扶護西宮禍將不遠請預圖之光海方與金尚宮遊宴後苑金尚宮執光海之手大噉曰外議良可哈成之金生寧有此意主遂批曰徐當發落惟翔等又啓曰大奸似言忠言逆耳他日設有追悔莫謂臣等不言也主曰莫以無形之言枉害忠良以此凶黨之計不行反正之謀日固矣李貴之女為金自黜弟自兼妻早寡失操浪跡於佛堂從事於阿彌事發被囚臨訊願入宮中主許之及入宮中交

結金尚宮約為母女常言其父貴及夫况自黜之忠誠不幸見嫉大北常欲謀害云々日々訐寃且援自黜專意行賂不足則貸於金尚宮以給他宮人又貸於他宮人以納尚宮如是循環幾數十兩故諸嬖倖皆字號自黜曰成之不以為起至是主見惟翔等之啓每欲拿鞫尚宮及介屎等曰成之之忠可貫日星况一介寒儒有何權力得為異謀主笑而頷之

先是李貴慷慨又蓄匡復之志而不能發曾為咸興判官時申景禎為北虞侯貴知其可與同事心相結納貴適歸辛酉四月遭妻喪景禎未慰因及時事曰此豈士夫從仕

之時乎貴戲答曰此時可謂太平公何有此言吾當告寢  
景禎曰吾亦先為告寢奈何貴度其意遂與定議貴前此  
已與沈器遠金自點等結約崔鳴吉亦與其謀懼甚終夜  
不寐詣貴第貴方隱几而卧令侍婢梳頭言笑自若鳴吉  
心始安張維聞之慮有士林之禍勸貴速還鄉貴以大義  
責之

申景禎素與金塗相得一日從容請受書卽出史畧讀至  
伊尹放太甲廢書歎曰以臣放君其可乎塗曰太甲顛覆  
湯之典刑不亦宜乎景禎曰今時則何如曰古與今何殊  
景禎因泣曰天下安有無母之國吾不忍坐視顛隳塗曰

是吾志也仍問曰屬意何在景禎曰絳陽君卽 宣祖親  
孫聰明神武殆天授也策遂決除平安虞侯辭疾不赴朴  
承宗疑之斥為曉星嶺別將卽日就道 塗天姿豪邁兇  
局峻整又善文章兼有智畧嘗於廷對策論兵務甚辯世  
以為將相才因此雖在昏朝屢入元師之望癸亥靖社皆  
推為領袖蓋由於是也 仁廟潛邸時三幸其家以圖大  
事李貴邀沈器遠同在山以為協謀之地崔鳴吉金自  
點留洛中周旋諸事且往見都元師韓浚謙通其意又與  
監司李濱約以同赴國難之意

壬上出捐累百金使器遠輩募結義士而難以得力李貴

素與都監大將李興立同里相知欲為直通相結而興立與朴承宗結婚故難於發言乃與張維相議使其弟紳告以同事之意得其諾紳興立婚也遂與約會於維家以興立手札傳于長湍府使李曙伊川府使李重老約日舉事李貴為人不密事頗彰露柳天機知之言于崔澆有源之子與柳希奮親密故也希奮使其所親臺諫論李貴有異志請鞠之是夜南以恭自希奮家來言禍機朝夕且發可急解之李廷龜卽見希奮極言李貴無他狀希奮動聽事得已

貴見罷後歸安峽農舍先送時昉器遠於原州以圖機事

時昉行到兔山路逢奴子持請啓草而來走鞠人報貴貴卽發馳到長湍地夜已向曉使時昉持筆構三父子原情平明涉赤壁行數里聞停啓之報遂牽二子待命闕下殆近兩月以為破毀之地而使諸公放意謀事

舉義密謀已定諸公散處內外不能合并事頗沮悞崔鳴吉憂之癸亥春自畿郊入城通告諸公遂定計鳴吉嘗通曉劉青田靈棋占法因以筮得吉日定師期策切時鳴吉爲一等蓋以此

時謀頗漏泄事甚危急乃進定師期卽癸亥三月十三日也以十二日夕期會于弘濟院 會于張晚空第規畫布

置密通告期于諸處

李貴謂金塗曰此時大將如我衰老者不能為令公素有將望可以彈壓群情以公為大將可乎

李适以北兵使既朝辭景禎弟景裕往見仍魯與同事适遷徙之

是時李厚源要與李以攸同往蓋以攸惟弘之子惟弘謫江界時金塗為府使相親故也以攸恐事不成言于其叔惟聖惟聖言于金蓋國蓋國言于朴承宗承宗大驚令以攸詣闕告變曰金塗李貴等今方聚軍于弘濟院即夜犯闕而訓將李興立為內應云故院入啓大臣禁府堂上等

會于闕下而是日金自黥盛備酒饌納于金尚宮主方與宮人宴樂而告變之章上故置之而不下日既暮闕門閉承宗不得已與禁府堂即退于闕門外備邊司以待之時三司上變而主為金尚宮所挽笑而領之終不允承宗聞興立亦與謀不得已誘致興立于家欲誅之密問且誘而興立有獨女適張紳興立不忍殺婿求免終始牢諱適承宗子自興自外至興立趣抱子興之腰而訴寃曰以余為謀逆拿致欲殺此必真為逆者欲得大將而反証也自興曰興立逆謀時未見發婚家之間經殺非宜乃釋之

義兵斬闕

既夜李迺率軍官二十餘人先往約所寂無人形方憂狼  
狽之際忽見一點火光明滅西北山下趨而候之李貴金  
自點宋英望韓嶠等各領所募軍數百人來會俄而張維  
來傳有人告變鞠廳已設逮捕四出都監中軍李廓碩砲  
手數百出自彰義門時所約諸軍大半未至長湍之兵亦  
未來會所會者皆是烏合之卒未成統領一聞此報皆為  
恟懼將欲潰散李貴携李迺手附耳語曰大將金瑬不來  
事已至此必令公為大將然後可鎮群情我平日素不開  
軍旅倉卒難可得力遂拜迺大將曰自我以下違節制者  
斬率所領兵羅拜迺欣然從之乃招其軍官出所書義字

屢百片分給諸人粘衣後以表之李時白曰軍無統緒難  
以應變速分諸將領軍排陣可也迺乃如其言嚴束部伍  
軍情始定夜分後金瑬諸人來會他處以傳令招迺迺大  
怒欲不往貴力勸往會於是迺讓大將於瑬以遵當初約  
也時金瑬聞人上變欲坐待拿命趙趙未出沈咒遠與元  
斗杓馳到其家謂日期會時刻已迫何其堅坐不動乎瑬  
曰欲待拿命耳咒遠曰顧將束手就拿耶到此十分地頭  
拿命何足恤金吾即何足畏哉瑬然之呼其子慶徵促韞  
馬具戎服行到幕華館器遠之兵已齊會以待器遠設大  
將座扶瑬上坐與元斗杓李澥朴惟明等拜跪整頓行伍

踰沙峴金塗之後實由此也

上以軍期差遲親往延曙驛延候長湍先鋒將李起築拜  
伏路左 上卽解御袍而衣之沈咒遠所率武士亦二百  
餘人軍勢稍振

時金塗欲點兵而行咒遠時白等皆曰天將曙矣請分耶  
領將各率其軍而進於是自點器遠鳴吉英望景裕等  
領其軍為先鋒進簿彰義門宣傳官以先海命未察門鎖  
前軍擊斬之及至城中鼓噪而進直到昌德關門外李興  
立率都監兵結陣關門洞口出令曰諸軍皆看吾馬回首  
而發矢終不回馬中軍李廓亦屯退把子屢橋不為交鋒

蓋兩人曾有內應之約故也人或請先攻鞠廳者而以  
先入關內速定反正之舉為急故前軍直入仁政殿

### 放火相報

時朴承宗李爾瞻方坐鞠廳發吏分捕而義軍已過六曹  
前路喊聲震地承宗爾瞻皆踰城而走義軍放火積柴延  
及殿閣蓋舉之人告其家人曰宮中火不起則皆可自義  
決故放火相報也至見火光顧內侍歎曰李氏宗廟至我  
而滅矣遂與五六內官十數宮女跳出北苑小門

### 李德洞尹知敬植立不拜

時上未受命坐于敦化門內兵判權縉叅判朴鼎吉顛倒



拜賀伏地聽命獨都承旨李德潤不肯拜軍人擁至德潤  
拒地大呼曰人臣何得不知而遽拜乎左右曰綾陽君奉  
大妃反正德潤遂涕泣謝曰願 上保全舊君他日上下  
教曰李德潤之忠義予於舉義日知之

輔德尹知敬奔入內殿尋王不見火光中達中宮柳氏之  
所伏地請曰願付世子潛出圖事倉卒為人所捕而至亦  
植立不拜諭以舉義之由則曰然則何以燒宮室曰軍卒  
失火而致之非故放也又問前王何以處之曰待以不死  
遂行拜禮 反正後教日知敬上疏畧曰臣在昏朝屢歷  
顯要坐視覆亡無一言匡救臣之罪一也義師之入不能

上詣西宮

先幾應命敢與執事爭辨臣之罪二也偏蒙廢東宮殊眷  
其亡也不能羈勒以從臣之罪三也臣何顏復見舉義執  
諸人再辱維新上不許尹公以此名重一世

時李時昉啓請速往西宮問安 上命金自點偕往馳到  
慶運宮分兵曹叅判柳舜翼出迎蓋於前一日為奉慈懿  
使之入直者也即招承內官啓以反正之意傳大妃下教  
曰十年幽閉無人來問爾是何人乃於夜半無承旨史官  
而如是直啓乎公主已死埋于墻下蓋慈殿疑其又奪出  
公主如永昌事而然也自點等乃招承旨閔履啓達而終

不下答即以此意回啓上乃命李貴往

貴詣西宮痛哭於闕門始招承傳內官陳啓事情請奉往  
慈殿震怒教曰孰爲此舉而乃陳請奉往耶時承旨洪瑞  
鳳以問安來啓大妃大怒曰承旨以誰命使於予乎然則  
已爲自立招予何爲貴曰稱爲大將豈有自立之理乎耶  
謂承旨乃前承旨也大妃又曰罪人父子旣已君臨不可  
黨并梟首然後當出官貴對曰罪人父子旣已君臨不可  
輕易處之黨與方彘軍捕之來則當稟旨以處矣大妃爲  
問安並興夫人命送承旨貴以未及策立之前不得遣承  
旨之意屢度陳啓而不爲解怒多下未安之教貴不得已

送子時白啓 上親來面達

上又遣李廷龜大妃書出粉板曰坐好闕自爲之有何不  
可而必請予乎上知大妃終回不意日將暮備法駕親詣  
西宮輿廢主隨之慈殿猶不解怒上伏地待罪夜已深矣  
慈殿又促入傳國寶貴對曰此時傳國寶女王安用乎臣  
頭可折國寶不可入於是慈殿乃下教曰今日所爲之事  
予未及詳知書入可也貴使金大德持筆備書首末而啓  
之且說權辭曰都元師韓浚謙率西方義兵亦將來會矣  
慈殿親立內庭使侍女傳言曰大將何以疑予乎有親子  
乎促納國寶欲重國體也貴曰誠如聖教則出御正殿策

立主上而招大臣傳國可也何必徑入國寶乎上下相持之際上命朴弘考奉入國寶則又令並入啓字時上文伏庭下慈殿命大臣都承旨奉工入來始行策立之禮是時諸王子亦欲入觀自點閉門不納曰此何等時而諸王子並入乎揮而却之使不得入

慈殿歷陳前後艱危之狀仍叙祖宗以來君臨休恤之義諸臣以凡事多未遑暇仰請數次上亦辭遜甚切慈殿徐以璽授之曰好爲之

是日先海踰北門跳出而不知所向直往慈壽宮僧房路逢鄭夢弼之進馬與嬖姬邊氏同騎到其所親安國信家乃

著國信喪中所著之白狗皮耳掩生布天翼帶麻繩鞋持欲轉往他處爲醫負鄭楠壽所告遂擁來以藍輿擔到闕門外尚着白皮耳掩低頭泯默而坐及其入伏于庭慈殿教曰見逆瑋方知汝等事數其三十六罪有父王之病脅而弑之亂父之姬妾等語必欲殺之上極力諫止廢東宮當夜踰墻竄伏於裴姓內官家內官來告發遣軍兵輿到闕外

卽位

三月十三日上以大妃命卽位于昌德宮 牌招諸宰各修其職分捕逆魁爾瞻等

昭聖貞懿大妃若曰天生蒸民樹之后辟蓋欲使叙彝倫  
立經紀上奉宗廟下安黎庶也 宣祖大王不幸無適嗣  
因一時之權越長沙之序以先海為儲貳既在春宮失德  
彰著宣廟晚節頗有悔恨及至服命之後反道悖理罔有  
紀極姑舉其大予雖不德然受天子之誥命為先王之配  
體母儀一國有年矣為 宣廟子也者不得不以予為母  
而先海聽信讒賊自生猜隙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  
中孺子奪而殺之幽廢囚辱殆無人理是蓋逞憾於先王  
又何有於未亡人至若戕兄殺弟屠戮諸侄擗殺庶母屢  
起大獄毒痛無辜擻民家數十區剗達兩關土木之功十

年未已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妯娌婦寺逢惡德惠之徒  
是崇是信故以賄成昏童盈朝輦金布官有同駟僧賦役  
繁重誅未無藝民不堪命嗷嗷塗炭宗社之危若綴旒然  
不惟是也我國服事皇朝二百餘載義即君臣恩猶父子  
壬辰再造之恩萬世不可忘也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  
大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先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貳  
心輸款夷虜己未徃虜之後密教師臣觀變向背卒致全  
師投虜流醜四海壬人之來我國拘囚羈繫不啻殺年皇  
勅屢降無意濟師使我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  
歸痛心疾首何可勝言夫滅天理斁人倫上以得罪於皇

朝下以結惡於萬姓罪惡至此其何以君國子民居祖宗  
之天位奉廟社之神靈乎茲以廢之綾陽君 宣祖大王  
之孫定遠君第一子也聰明仁孝有非常之表 宣廟奇  
愛之養於宮中命名之義厥有微旨憑几之際握手嘘唏  
屬意深重異於諸孫今者奮發大義討平昏亂朕予囚辱  
復予位號倫紀得正宗社再安功德甚懋神人所歸可即  
大位以繼 宣祖大王之後冊夫人韓氏為王妃故茲教  
示

張維  
製進

登極大赦教曰書惟我國家列聖家法最正以仁為政以  
孝為理昊天不吊遂值否運粵自數十年來賊臣爾瞻榮  
惑君心圖竊國柄仍構母子之隙竟成篡倫廢之幽廢別  
宮僂辱備至金墉之禍迫在朝夕况乃倍天朝父母之恩  
滅我東禮義之風三網掃地胡可忍言至如侈慾之無度  
政刑之紊亂民恐神怒外潰內訌足以亡國殄祀猶足簿  
物細故悉具慈教無煩贅舉予以薄德承 先王餘訓恪  
守宗邱若將終身幸賴二三忠義之臣閔宗社之危亡懼  
篡倫之殄滅奮發大義克定內亂既復位號於 慈殿因  
願推戴乎寬躬予下迫群情上承慈旨若殞淵谷其何以  
堪爰思履端之初必舉更始之化自戊申以來凡干羅識  
之獄株累之生及以言事獲罪者悉皆蕩滌諸營建土木

興作之役調度等官拊克聚斂之類一切革除其他侵民  
病國如戚畹權貴家諸處屯庄減稅復等事並合查檢剗  
去內需司大君房被奪民田一一還給自今月三月十三  
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並皆赦宥以示維新之意

張維

### 復爵釋寃

十四日命復永昌大君璣臨海君肆綾昌君佺晉陵君恭  
慶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縣監金孝男等爵 盡釋戊申以  
後寃獄株連竄謫之人惟許筠等不在赦赦遣宣諭御史  
于諸道盡罷納銀守令及國屬屯庄蕩滌辛酉以上諸道

資  
逋欠削戊申以後偽勲府院君閔馨男等二百餘人勲降

### 移御

二十一日 上奉 慈殿移御昌慶宮遣承旨鄭世禮曹  
叅議睦大欽中官於濟州陪來光山府夫人

### 罪籍

反正日韓縝男李偉卿鄭夢弼白大珩等四人先就捕李  
貴承命斬之於鍾樓東市朴鼎吉以兵忝在關中未現  
上命曳出斬時之傾城聚觀歡聲如雷至有以刃剖其腸  
而齋之者分捕尹訥等十三人拘留於慶運宮內

司諫李善耒啓曰討逆之典極嚴且重而昨於倉卒之際  
罪人若干人輕先處斬物情未便今後逆魁以下請令大  
臣禁堂同議按律定配依法正刑其脅從之輩不在拿命  
中者請勿為輕自逐捕以安反側又請鄭仁弘拿鞠依九  
十九日結陣於鍾樓街路百官序立處斬逆魁李爾瞻鄭  
造尹訥李弘燁李益燁趙龜壽朴應犀韓希吉等 二十  
八日鄭仁弘拿來處斬百官序立 李爾瞻鄭仁弘柳希  
奮尹訥鄭造等十七人處斬朴宗冒等五十六人伏誅黃  
允中等六十五人圍籬任就正等一百十五人遠竄韓孝  
純閔夢龍等十四人追奪官職以 聖諭榜示朝堂頒示

八方

時爾瞻於反正之夜自闕還家率三子及家累踰城出  
走到漢江江亭搜着木手草笠狐皮耳掩綿衣將走嶺  
南踰利甫峴止于墨坊各自散伏軍校追捕以未

朴承宗還家與子自興

時為京畿監司

走楊州令牧使朴禮安

起兵赴難傳令水原防禦使趙有道與兵合勢有道等  
將發兵功臣等遣申景裕馳諭兩倅歸順承宗自興知  
事不成趨其墳山飲毒同死承宗書衣中曰臣承宗文  
子不能正君以致今日沈淪自死以謝天地神祇

密旨誅朴燁等三人

時朴燁納賂得幸於廢王父任箕伯貪淫暴虐殺人如麻聚妓長廊長夜飲風馬戲至是元師以待變軍五百圍上營示以傳令燁始聞反正之報歎曰我別無大罪何至於此遂行刑街上操刀者四至割去肌膚義州府尹鄭遵平安兵使韓希吉亦於任所誅之

討逆領赦文曰逆魁爾瞻奸臣之後市井之徒妖狐毒螫鍾而成性林甫秦檜合為一身詐術欺世旌表其門自以為孝子全昧文義剽竊類語自以為能文爰自筮仕之初已有擅亂之漸人有佞己者諂笑而起譽士有勝己者陽慕而陰中 宣祖燭其奸狀屏黜多年積惡 宣祖有同

私讐密交仁弘媒進昏朝用賂結婚交通宮掖及其權勢已成陰懷篡奪謀起大獄以專生殺之權與賊筠金閨無賴之徒結為腹心日夜謀議始噉申慄於鳳山誣殺黃赫諸人次起晉陵之獄繼誘鄭浹於此路廣引一隊士類捏成永昌之獄追刑之酷及於國舅逼殺之慘忍於孺子陰送世曾倅起海獄崔沂忠告片言赤族株累死徒殆過數百及賊筠逆謀之發乃反搜面告變要掩其迹自莅其獄南門之榜賊筠自製耕俊之檄應旻所作仁俊之招狼籍前後而榻前厲聲箝制諸臣一不究問掩口徑殺天日難欺路人所知至於仇景祿朴景立郊育門庭釀成逆謀聚



糧鍊械諸招詔在乃使元燁之奴厚賂獄卒竊負而逃事  
迹旣發法當待命園扉而盛氣直啓自誇忠孝王獄罪囚  
白日圖出金吾徃捕拒之不納古今天下寧有是耶又占  
文衡把握人材以科舉爲誘引凶徒廣植私黨之計未解  
蒙之諸子皆擢鬼科不識字之村氓驟躋臚仕七大文講  
經預出標題舉國奔波有同歸市壑鴨島之郊割占膏腴  
斫陵寢之木公然輸載兩宮經始之役歷十年而未完五  
家僭制之構彌一洞而連雲一國工匠坐集其門四方財  
寶山積其庭怙侈窮奢富踰李氏而人反頌布被之儉侵  
民奪人毒如狼羊而人反稱下士之恭及其羣心齊激萬

人共指宗戚陳疏草野抗章則言未入闕白簡隨至或殺  
或杖竄者不知其幾仍指爲某人所嗾某人所製恣意彈  
劾必欲置死巔儒四百奮義叫閭則謂之張弓挾矢謀陷  
逆獄秦坑之灰復燃漢黨之籍將錮廣招美新之徒自製  
頌莽之章熒惑君心脅制館學人皆重足莫保朝夕使元  
老遜荒賢相流竄忠良屏逐妖孽布列納銀除拜毒害生  
民僞占五勲諂上虛號盡昏君之心志繫昏君之手足其  
窮凶極惡之狀擢髮難悉至於大論則尤不忍言密嗾凶  
䟽陰啓昏君收議之際倡說廷臣脅之以死誘之以利至  
曰唐廊敷罪雖不可爲漢庭廢黜盡從寬典終乃攘臂敷

慈殿十罪使館學通文八路噫以臣子數罪國母是可忍  
耶以廢黜尚云寬典將欲何為幽閉之辱過於十年神人  
之痛至此而極履霜堅冰所由者漸矣食土含血人得而  
誅之逆魁鄭仁弘以蛇蝎之性鬼蜮之心始雖盜名於林  
下特一豪強品官中焉托迹於義兵惟事武斷鄉曲収聚  
頑鈍之徒私倡恠詭之學李彥迪李滉東方大賢而因憾  
疏斥不有餘力鄭蘊李大期直言被罪而從而下石畧不  
伸救士心咸憤門徒皆叛與賊魁爾瞻表裡聲勢迭相推  
薦塗抹山野冒據鼎軸導昏君必以刑獄倡儕流必以諂  
佞私親八廟之議諉曹數年力寢而一言贊成終勸上奏

登筵先薦施文用風水之說竟起土木之役癸丑之獄陳  
劄肆惡指大君為園中積豕火論之發首倡先廢後奏之  
議至此於哀姜文姜且以為不共戴天之讐幽閉之禍決  
於其言使綱常數絕人理晦塞人之為惡孰謂至於此極  
老而不死天必有待今日韓縝男鄭造李偉卿尹訥等皆  
爾瞻之奴隸腹心也其交通宮掖作孽中外貪虐縱恣之  
狀與爾瞻無異海獄之慘縶男專主而廢母之論或自韋  
布而投疏或自垣閣而首發同惡相濟厥罪惟均茲命李爾  
瞻鄭仁弘等凌遲處斬傳首四方籍沒等事并依律施行  
其餘則或誅止其身或流放遠裔并從惟輕之典云云

卜相

李元翼重卜拜領議政時元翼屏居呂州聞京城有變乘舟下流一士人來告反正元翼泣然流涕即回舟已而承旨史官持諭旨促召元翼即日入城時年七十七時人心疑懼及見元翼之來城內帖然若無事入對首陳廢王全恩脅從罔治之請且言朴承宗柳希奮財產謂之屬公則可謂之籍沒則不可 上從之其論議平允類此

除拜

時領相未及八來左相朴弘耆右相趙挺以李光庭首擬吏判受點將赴政席金自點大言曰庭請者敢為吏判乎

先庭出避叅判李貴獨故

以申欽村象為吏判李廷龜沙月為禮判徐湑樂為刑判吳允

謙灘秋為大司憲鄭經世伏愚為大司諫金長生溪沙為掌令張

維谷谿李植澤為吏郎鄭蘊溪相為獻納金德誠翁惺為司諫鄭

弘翼為大司成又以立節知名之士十餘人書於一冊用

以不次啓出六品趙綱洪茂績金孝誠李有謙尹善道趙

澂等也

時一種士論以為今日之舉為明倫也若因以當國事是與希功者無異各有歛退之意張維崔鳴吉等亦以為然李貴獨曰做此局者當此局若付別人終必有悔諸公不

能聽信故朴弘者趙挺等皆以昏朝助惡之臣仍處相位  
權縉亦仍為兵判初頭處置多失人望議者始知貴有先  
見也

### 安置江華

大妃教曰逆魁暴殫至今在關中天地間一刻不容息大  
逆巨賊何敢安坐卿等上為宗社速為安置然後為移御  
卿等為我須不怠慢予嚮卿等再拜請之二十一日判尹  
李适領廢主廢東宮廢妃柳氏廢嬪朴氏安置于江華廢  
東宮在舟中有詩曰塵寰翻覆似波瀾何必憂愁心自開  
二十六年真一夢好須歸白雲間在棘中有詩曰去本是

同根何太薄理宜相愛亦相哀緣何脫此樊籠去綠水青  
山任去來

鄭暉聞光海將遷言於大臣曰廢主雖自絕于天羣臣曾  
所北面當哭送左右失色不答暉獨欲為之聞已出去不  
果

### 廢東宮掘土跳出

五月二十二日江華府尹李重老狀啓今月二十二日三  
更廢東宮自牆內掘土鑿穴七十尺許由穴逃出執提事  
禁府都事下去廢東宮還入圍籬 初廢朴氏殯及同  
處內人以熨刀掘地作穴推廢東宮出送既出不知所向

彷徨間為守者所覺拿入朴氏上樹瞰之見被捕其墮地  
三日全廢會飲仍為自死年二十六

合啓聖上曲全廢東宮至矣盡矣廢東宮辜恩逃命自絕  
于天 殿下雖欲終始保全恐不可得也伏願斷之以義  
勉從廟堂之議 時以右相尹昉啓辭忝議於大臣三司  
及二品以上而兩司叅啓

司諫鄭蘊獨啓曰廢東宮逃遁之變言亦寒心為宗社計  
者固當請討之不暇而臣之愚意以為輔導君德終始令  
聞亦臣子之職分昨日遑遽未免隨叅及見聖批不能堅  
執初見幾誤聖德臣之罪大矣 於是大司憲吳允謙大

司諫朴東善副提學鄭經世執義趙希逸等以及見鄭蘊  
之啓不覺瞿然引避諸勳臣堅持速處之論未保終始之  
聖德焉

六月大司憲李貴持平沈晄遠金自點啓廢人祗鑽穴逃  
出形迹叵測國人之所共駭王法之所必誅合司斷義之  
請實一國公共之論而一日之間遽廢其說大失臺體請  
兩司并遞差云云

二十一日朝講三司合辭啓請 上曰不得已勉從 副  
提學鄭經世以病不得叅於三司合啓乞遞

禁府啓廢人祗啓辭但言斷以大義而未有定律議大臣

定奪云云議大臣則領相李元翼原任奇自獻鄭倡紆病  
不獻議右相尹昉議使之自盡亦當出自恩命云云 遣  
禁府都事李惟馨賜慶世子死以二十五日自蘊  
時仁烈王后告上曰祗罪之可生可死非婦人所知而國  
之興亡在於德之修否前人所未為後人豈可效之願勿殺  
祗以為他日保全我子孫之計

奏請天朝

五月遣李慶全尹暄賁 大妃奏文請命于中朝 朝鮮  
國昭敬王妃金氏謹奏為獨夫自絕于天懇乞聖明特降  
嗣孫冊號以安宗社以固藩邦事妾竊照先臣昭敬王不

幸無嗣以已故妾金氏出光海君瑋請為承襲嗣位以來  
反道倍德積失人心妾尋常戎告庶幾懲宥而聽信讒言  
自生猜貳不以子道事妾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兄弟虐殺  
孺子闔門被屠殆靡子遺將未七人幽廢別宮者十有一  
年並錮戶閨勺水粒米亦為裁制嚴兵環守迫妾自決或  
驅雛入宮以謀殺樣或巫蠱咀咒以貽毒害凡可以殺妾  
者無所不用其極 昭敬王之後宮或亂之或殺之原其  
罪惡浮於楊廣矣 昭敬王至誠事大神宗皇帝極其嘉  
獎壬辰倭寇之闖入也發屢萬王師糜屢萬帑銀勦倭過  
海再造東藩三韓之人思有以報鴻造之萬一而逮聖皇

帝踐祚以來錫賚便蕃綸音懇切殫反與奴賊連和皮幣  
相望己未深河之役密授將領使之投降賊庭以爲不測  
之圖辛酉宣川之變也致令腹心邊臣不與之戰引兵入來  
謀縛都督毛文龍以與之其謀慘矣且宗室大臣芟夷夷  
屏逐嬖姪外戚內外締結故以賂成獄以貨鬻宮門如市  
虐焰薰天因妖言穿昭敬王墓幾徹黃壤畜妖僧惟其  
言是從荼毒生靈貪淫樂禍之狀難可殫數國之危亡迫  
在朝夕而幸賴祖先之默佑大小臣民咸思奮義乃於本年  
三月十三日共推綾君諱靖內亂而反之正諱卽一陽昭  
敬王嬪金氏出故定遠君諱嫡長子也聰明仁孝有非常

之度仁聞夙著民望攸歸大小臣民等稽古援禮稟知於  
妾請正位號妾竊想宗社臣民之重不可一日無君諱旣  
以昭敬王親孫爲舉國所推戴除暴拯民仁也以孫承祖  
順也以德改位正也順正而禮備焉續承基緒宜無異議  
就允諱權署國事仍伏念內難雖靖外憂方急嗣孫歸位  
必須早定然後人心不撓戰守有方欽惟聖上曲垂睿諒  
特準襲封之請誕頒冊立之典妾欽查列聖恩例凡降王  
封王之號必併冊妾爲妃嗣孫諱娶領敦寧府事韓浚謙  
女爲妻伏乞聖上特令該部通查舊典封韓氏爲妃並頒  
詰命冕服一新瞻聆云云

甲子李慶全回齋到勅諭畧曰朝廷封在藩邦用以屏衛疆域屬當多事之秋宜定君國之主茲據該國昭敬王妃暨臣民奏爾倫序相應人心攸屬翼載恭順輸助兵餉特用封爾為朝鮮國王統領國事仍令整兵索賦同平遠總兵官聯絡聲勢策應軍機壯我外徼奠爾隄封云云遣李德洞奏請誥命冕服兼謝勅命

慶全之父山海大北之魁初附金公諒舞弄建儲之議自托於信城君故最為光海所惡及宣廟末年見儲位已不可動又恐先海立而禍將及己復欲納媚光海乃以傳撮防啓事啖仁弘投疏離間而宮使光海疑懼窺覘微意首

倡廢議及山海死慶全紹述之為弘瞻謀主猶不欲自犯其手故反正之初得免弘瞻之誅而自知其罪之終不可免其翌日往見崔鳴吉乞命平日鳴吉待以父執故也鳴吉正色曰日月重照天討方嚴尊長烏得生也慶全曰吾亦自知必死君頃追念先誼救此將死之命言哭俱發鳴吉惻然曰雖欲救之實不能思其可救之策於是慶全低聲曰聖上登極當有奏請而航海人所厭避若以我圖差使臣則海路未必死人雖死不累子孫幸而全則歸豈不酬勞而貸吾命乎鳴吉熟視良久而許之薦於朝竣事而歸遂得免死然持清論者終不以一時之勞賞萬世之惡



故雖在子孫皆不許清顯已巳之後始通清路

### 廢妃喪禮

十月初八日廢妃柳氏卒逝于江華禮曹判書李廷龜啓曰此與廢嬪之喪有異應行喪禮令儒生博考三日停朝市五日素饌發遣禮曹堂郎者護初喪令京畿監司備設上食各奠下送解事內人二人親屬一人叅見護喪中廟反正初以燕山君降號令番則初無降封之節故先以降封事捧承傳後以邑號書銘旌依允喪以王子例爲之墓限依燕山時加給三百步禮葬特用隧道返魂于長興洞舊第

### 錄勲

閏十月錄金塗等五十人功號曰靖社一等金塗李貴金自點申景禎沈器遠崔鳴吉二等具仁瑬李迺李具宏李曙洪瑞鳳李興立李澣李時白李重老李時昉沈命世三等金鍊金元亮李起等張維筭錄勲有次 初反正翌日上會舉義諸將議事李貴曰昨日之功李迺居多當爲兵判迺曰臣有何功但臨事不避昨日金塗後至故臣欲斬之而李貴力止不果矣 上犒餉舉義將士定坐次李貴以扈衛大將坐於北金塗以義兵大將坐於貴之上迺嬾其坐次却立睨視曰金大將有何功而坐於吾上乎怒

氣勃之貴以溫言解之快之蓄憤竟致甲子之亂

李澣之父效元論仁弘爾瞻等為其反螫梅棘絕島皆謂  
後命朝夕將降澣之伯兄翰林澣至憂憤卒澣嘗曰吾之  
叅於義舉只為家國而發初非有利祿意 反正日澣獨  
坐于僻處沈器成走來告曰宮中所收之物自上教使  
元勳分給於諸功臣處君盍與我同往分之乎澣辭不去  
器成請之甚強至挽袖起之澣奮然曰豈君外家分財乎  
君則去矣又何挽我乎罷成憮然而去聞者絕倒

趙涑之父守倫被淫禍於先海之世涑憤寃疾痛未嘗對  
人言笑毀心苦形十年如一日癸亥反正從其友李厚源  
金元亮協贊謀議卒能誅戮奸凶以伸其志又以言功為  
耻即反正之日走歸鄉里若初無所預者而勲錄遂不及  
焉人以是多之

### 詣貴謝

時勲臣多特除副提學鄭經世於筵中誦功懋懋賞德懋  
懋官之言修撰趙誠立亦曰勲臣自勲臣士類自士類李  
貴聞之請退去 上曰范蠡之扁舟句踐之過也張良之  
赤松漢高之失也此豈勲臣辭退之時乎即日命招誠立  
詣貴第謝失言

改玉之初諸勲臣意欲盡革旧事雖其不可廢者事在廢

朝者則必欲改易乃已金尚容白 上曰人之勤于梳頭者日或千梳或百梳而猶不能盡祛垢膩夫日以千梳之勤不得盡祛一頭之垢則何能以一人之力一朝而盡易一國之事乎為國之道視其泰甚而更張之可矣不察事之是非一以革舊為心則民不勝其擾也 上嘉納之

### 命改修實錄

初 宣廟實錄李恒福李廷龜等所撰定而竒自獻總裁盡削初藁而改撰之顛倒是非故至是李晬先任叔英啓請改撰有成命而竟未果

### 屬號禮

初上以定遠君子入承大統於 宣祖為孫時仁穆大妃在東朝定遠君夫人令入闕內上下教曰予欲親祭松廟合行典禮具儀以聞 禮曹啓聖上入承大統後其於松廟當有合行典禮而未敢遽為稟裁矣夫禮為人後者為本生降服替補伯叔父母此實通義也殿下既斷 宣祖之後其於本生封號大院自有德興故事倣此以行更無異議惟其屬稱未有明據宋英之於仁宗我 宣祖之於明廟皆叔侄行故倫序甚順英宗既為仁宗之子不得復以濮王為父其稱伯叔事理甚明今我聖上繼宣廟之後以孫繼祖禮也而稱位則闕焉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

可闕凡人父之父爲祖父之兄弟爲伯叔有祖而後有父  
有父而後有伯叔今於所後既無稱考之地而稱伯叔於  
所生情理俱舛今日之事與漢宣畧同宣帝繼昭帝之後  
以侄孫承從祖也其於本生史皇孫不得不稱考悼考之  
稱其誰曰不可惟其立寢園不置後稱考而又加皇字名  
位太隆未免嫌貳故程夫子謂之失禮亂倫是實防微之  
意非以考字爲非今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  
字別立支子以主其祀之典封號一依德興則重宗統報  
本生之道似爲兩盡或以爲伯叔之稱漢議爲定論漢宣  
之稱皇考程子謂之失禮稱以伯叔爲當云此說亦似有

理且德興祭文頭辭則或以爲當稱從曾祖而臣等之意  
德興於宣廟旣爲伯叔則於殿下當有降殺之義今於  
祭文只書德興大院君而屬稱不必書也兩款論說不一  
久而靡定議大臣領相李元翼左相鄭昌衍議該曹所議  
似爲近禮云 傳曰依議

追封定遠君爲定遠大院君加連珠郡夫人爲府夫人卽  
其第進號啓運別宮致祭祭文則稱考神主則仍以顯考  
以上第綾原君補主祀

掌令金長生上疏曰帝王之統雖兄之繼弟叔父之繼侄  
皆有父子之道焉春秋曰躋僖公夫子之微意可見矣四

傳之意皆以僖公父視閔公是蓋以相繼為後為父子也  
漢宣以其所生父尊為皇考范氏曰宣帝之於昭帝為孫  
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而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小宗合  
大宗之統也程子亦曰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宣帝以孫行  
入繼大統為昭帝之後則不可以私親上繼於祖明矣今  
聖上繼承宣祖之統而又以私親上繼祖廟則正所謂以  
小宗合大宗亂倫失禮者也且既稱之為考必為三年喪  
豈有入承大統而為私親三年之理乎議者謂宣帝之於  
史皇孫稱考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子謂之亂倫失禮  
非以考字為非也夫皇字乃大字顯字之義卽虛字也程

子之意只為私親不可加考字故立言如是也議者又以  
考位之闕為辭然帝王之家只以承統為重雖叔繼侄兄  
繼弟亦有父子之道焉豈可謂考位之闕也議者不能精  
察輾轉謬誤臣竊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侄名義  
有據似無疑矣 上教曰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有身  
寧越郡守朴知誠治潛疏畧儀禮為君之父母君服斬臣從  
服暮今於大院君既當稱考則以弟主祀於禮有違喪必  
三年祭必自主云云 時金長生朴知誠皆以儒臣徵召  
入京而兩人所見不同及知誠疏上朝廷指為迎合諱然  
攻之知誠棄官還鄉

敬陵叅奉李義吉疏畧曰夫宗廟何為而設也為父祖曾  
高也凡所謂父所謂祖者皆至 殿下之身而言也則  
殿下之宗廟為 殿下父祖曾高而設也以 殿下之父  
而不得入 殿下之宗廟天下有是理哉云云

都承旨鄭經世啓曰敬陵叅奉李義吉疏論大院君崇奉  
意而肆言無忌有若敦迫君父之為者極為寒心此是國  
家莫重典禮而乃有一種異論備於朴知誠之疏蓋以駁  
駁然有廟亨之意而猶不敢公然道之今義吉則直曰云  
云其言之輕率怪妄既已甚矣至於廟寢廡之喻尤極無  
謂臣等固如此等無理之說不足以熒惑聖聽於論議已

定之後區區之慮猶不敢昧然捧入敢此仰達

甲子冬書講都承旨鄭經世曰頃者李義吉之疏其言  
極無理朴知誠之疏雖有廟亨之意而猶不敢公言之  
義吉乃其一家人云而其言如此矣禮判李廷龜曰外  
知誠亦讀書人非必有迎合諂佞之意而然也似是獨  
學故其於說禮識未透見未到耳 上曰金長生之論  
朴知誠之疏何說為優廷龜曰金長生則但以宗統為  
重而臣等之意倫序之不可闕亦重矣然金長生之意  
亦深遠到今見朴知誠等疏謂臣等曰防微若不斬絕  
則必有如此邪論希恩固寵者相繼而起不聽吾言今

果如何云朴知誠則以為稱考則必行斬衰斬衰則祭  
祀不可不到隆云李義吉則其言極為無理 上曰禮  
則未敢知矣稱考則似無不為三年喪之道理經世曰  
尊祖義也親親仁也義之所在思有所屈若繼先祖之  
統而有子之道焉則壓於所尊故不得為稱親而服斬  
也明矣禮判李廷龜啓曰私廟典禮上年夏己為考據  
經史叅酌情文定奪啓下矣今者朴知誠李義吉等橫  
生異議變亂是非伏承 筵教朴知誠金長生之論何  
說為是云長生之論雖有曲折之差殊大義則與臣等  
同知誠之論則錯謬甚矣禮曰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

服替雖為祖後為伯叔後其於所生則當降服替此乃  
聖人不易之制也朴疏乃引儀禮君之父母君服斬臣  
服替之說謂今於大院既當稱考不可不服斬云此甚錯  
見處賈疏所謂君父母者合立為君或廢不立其子嗣  
立後其父母死者也金長生守經之說固是正論而但  
並與稱考而為非亦不可不辨今日之事與漢宣帝正  
同司馬光之言曰漢宣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  
父為皇考不敢尊其祖為皇祖云蓋其祖則昭帝之兄  
也與昭帝相逼故不敢稱祖其考則與昌邑同昭穆昌  
邑既以罪廢稱考於史皇孫無嫌逼之地故也故呂公

著亦曰宣帝以凡孫嗣從祖故稱史皇孫為考無兩考之嫌故議稱悼考先有未儒貶議及其後稱皇考立寢園不置後為非非以稱考為非也是以漢光武上繼元帝之後而立四親廟於舂陵未為不可朱子與何景叔論此事曰若立凡子為後以主私廟則最得禮之正云此實臣等請以綾原為後之意也臣等以為服則不可不降而父母之名亦不可廢也然事係重大議大臣定奪如何副學鄭經世等啓曰漢宣詔議故皇太子謚有司奏曰禮不偷閑史皇孫謚宜曰悼後有司復奏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

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至恩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暮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所生亦極尊崇之道也玉堂張維上劄進典禮問答曰或問今之為追崇之論



者可得詳言而明乎之耶對曰典禮曰己孫暴貴不為  
父作謚先儒解之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己爵當謚而作  
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親也  
或曰歷代已行之迹亦可得言耶對曰昔漢宣帝  
追崇悼考程子非之曰亂倫失禮甚矣范鎮亦譏之其  
以小宗而合大宗哀帝欲追尊定陶恭王師丹日子無  
爵父之義 或曰若如儀禮禮記則周公之追王太王  
王季亦非耶對曰何為其然也此乃創業之君之事也  
儀禮口記之云所以通行於天下而繼世之君所當守  
也夫追尊之禮夏商以前未嘗有也武王既有天下周

公推原文武之志本王業之所興遂有追王之舉蓋以  
義起而不拘於前代之禮者也既又制為禮法以教天  
下後世使繼世之君下及大夫士皆以為則儀禮口記  
之云是也然則創業之君之可以追尊也與夫繼世之  
君不可以追尊其禮皆出於周公非有異也 之或曰  
人之欲尊其親一也繼世之君獨不得如創業之君其  
故何也對曰創業之君建邦啓土肇立宗廟以祀其先  
則推本王業之始盡其崇本之禮於義當然且無所妨  
壓固不可已也若夫繼世之君承祖宗之統處祖宗之  
位乃以生我之私思尊其本親躋祖宗之位而混祖宗

之統則下焉而子爵加父有乖於敬親之道上焉而卑孫附祖大虧於尊祖之義不有是也七廟五廟昭穆有數若有所升必有所祧升不當升之私親祧不當祧之祖宗循恩蔑義以親親而害尊尊自古叔季之君致隆私親取譏於天下後世者皆以此也 或曰今之議禮者或言 主上承祖統而太廟見闕稱位業已稱大院君為考則不可不列於昭穆此言亦有所據耶對曰此今日追崇之論所由本也夫國之崇統猶家之有宗法然私家宗法則無論尊卑貴賤只以祖考子孫為承繼之序故雖高曾為公卿祖禰為士庶不害其相承也

若夫帝王宗統異於是必踐其位然後承其統不然雖世適元子亦不敢與於是統非可以私恩厚薄有所與奪於其間也古之人君或有以兄繼弟者魯之僖閔是也以叔繼侄者唐之宣宗是也以從祖繼從孫者晉之簡文是也以從孫繼從祖者漢之宣帝是也無論屬之尊卑親之遠近既襲其位則繼體之義便同父子典喪承祀禮無差別此豈非以宗統為重者乎唯其以宗統為重故不踐其位則不得與於其親不可列於其廟此常經通義也夫春秋之定制既如彼朱子定論又如如是則今日之論廟制當斷自 宣廟為一代而五廟九室

皆宜以此推之然則所謂廟闕補位者蓋亦未精於此義耳

朴東亮圍置

兩司合啓畧朴東亮當癸丑就鞠之日提起咀呪之說欲為免死之地語侵母后極其陰慘賊黨因此而籍口巫蠱因此而滋蔓致令凶穢之物掘取先陵釀成宮掖之變倫紀之數敗宗社之幾危實是東亮啓之也請命圍籬安置

乙丑撤籬  
乙亥復爵

适反

甲子二年平安兵使李适龜城府使韓明連舉兵反 适

以武舉選而能文善書有名稱癸亥以北兵使未及赴任金瑬李貴等以适多才智以密謀告适慷慨從之反正日部分規畫皆出於适及論功等第以适新預抑之為二等适大不平公論亦以朴元宗等靖國時柳子光亦非預謀者而臨時用其策故擢為一等适事同子光而第功反誑頗究之是夏朝廷以閔西虜患可憂出适為平安兵使兼副元帥适大怒遂蓄異謀

時元帥開府平壤副帥開府寧遠适素稱善兵精卒數萬及降倭及劔士悉隸之

正月十四日文晦李佑金光燭等告竒自獻玄誦李适及

其子旃韓明璉及其子濶濶等謀反時元勳等初立殊勳  
過慮人心不服廣為譏察盛開告密之門至是晦等上變  
於是上招大臣及元勳譏之金塗以為適不反李貴崔  
鳴吉等以為必反爭於上前貴怒曰金塗必與同謀故  
稱其寃上命只拿其子旃及自獻等是十七日也貴曰  
使適無是謀則已不然其父將兵在外而只逮其子彼豈  
肯俯首聽命乎不如並逮父子事涉寃枉則俾還任所有  
何不可諸公不從

初尹毅立之孽侄仁叢等托以科業居接會聚於仁城君  
家近地與適相通李佑文晦知其謀將為告變仁叢知其

事洩得人死屍剝去面皮置之於利夫峴詐死滅跡而入  
寧邊至是晦等告于諸勳臣而難於發告李貴以為人臣  
既聞此言寧被告變之譏而禍迫宗社不可避嫌掩置  
仍留晦等發送軍官先捕其所引鄭燦鄭廷詵韓訢韓浚  
哲等即夜招聚諸勳臣于貴第且請西平府院君韓浚謙  
浚謙以疾不來只送其子會一於是同聽其言而使之告  
變且與諸大將各率軍官扈衛關下時連日推鞫而諸  
賊忍杖不服推官以為誣告既殺告者韓訢又欲並殺晦  
佑以為翻獄之計貴以按獄之初先殺告者為不可力爭  
於榻前得以不殺獄事漸至蔓延奇自獻等三十餘人

就拿李适父子亦為緊出鞠廳只請拿其子旃貴亦陳其不可至於抗聲爭忤上特命推考

金元亮素與适相親故力爭救於諸勳臣而不得乃貽書於貴以明适之情事至舉當初議立仁城之事而為誣且盛稱其子之才行歷陳其寃狀將欲與之同死生貴終不回聽

時鄭龍榮及其子深亦在訊庭龍榮臨杖深進曰若免父杖則我當告實推官進而問之問事郎金時讓受其辭深曰有以李适反狀吐實者乎曰無矣深曰适約以今月晦間舉兵反從价川順川谷山遂安路上來而文晦先發必

斬金吾郎宣傳官已舉兵矣我兄韓明璉之婿欲譏察上變往在明璉所今明必上來曰明璉同謀乎深曰否其劫執同反則吾不能知曰奇自獻預謀乎深曰聞其有異謀而與适不相通曰汝父亦知之乎深曰子之所知父寧不知推官金塗等保适不反者皆大驚進龍榮而問之龍榮曰尹仁發詐死而潛投适為策士推官皆曰以尹仁發為盜生此人之言皆不可信捽下杖之蓋去歲十月仁發逢盜於利夫峴而死剝其面皮割勢而去其家葬之已久故也二十一日金吾郎及宣傳官至适營時适手下兵萬二十

邊開鑰與其屬李守白奇益獻崔德震李廷培等謀曰我

只有一子將伏斧鑕豈有子拿而父全之理事已急矣男兒不死則已等死安能俛首就戮乎益獻等合口同辭曰如欲舉事莫若殺來使威脅軍中使無異譏迺招諸將議事中軍李胤緒別將柳舜懋李玘虞候李慎俱至迺語其詐按劍目視曰敢有違者死左右股慄皆唯唯於是布陣城內開門入都事都事未及入庭令軍校斬之一軍震怖卽令下軍中期以二十二日發兵且傳令近營守令曰有時急軍務面議事固晝夜馳進云乃二十一日亥時也二十二日賊發寧遠由間路向价川長驅而來蓋不欲與晚交兵也軍有法律部伍且精安州防禦使鄭忠信令甬

川府使鄭文翼安守州自詣帥府暮到晚府下晚卽拿入將罪之忠信對曰此賊計在疾趨必不由安州設由安州勢難抵當與其膠守孤城不若聽府下調用晚然之給精騎百餘與軍官趙時俊偕往守城忠信於中道聞賊已向价川還報曰安州已在賊後不可坐守空城以賊遺君迺聞忠信從元帥憮然有憚色歷數諸將能否皆易之至忠信曰此未可輕也迺召諸將定州牧使丁好恕疑其有異斬其使領兵詣張晚晚問忠信曰今賊計將安出忠信曰有上中下三策使賊乘新起之銳直渡漢江進逼來輿安危未可知此上策也

跨據兩西結毛將為聲勢朝廷亦未易制此中策也從間道疾趨京都坐守空城無能為耳此下策也曰以君計之當出何策忠信曰迨銳而無謀必出下策也

龜城府使韓明璉亦殺都事先帶三十餘騎赴迨而以中軍金孝信別將康綽領其軍一千二百隨後而散孝信等到价川始知明璉之叛孝信斬綽歸順

二十四日張晚狀啓入來都下恟懼以李守一為平安兵使兼副元帥以李元翼為都體察使李時發為副率李重老西下又使畿伯李曙鎮開城府以防賊路邊滄為黃海兵使李景稷為全羅時已慮有南巡之舉

時迨反書至朝野洶洶上招李貴引見曰予悔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卿料今賊勢如何貴曰臣聞元帥之軍已敗於黃州關西兵力既不能勦賊則海西兵力必不能沮遏海西既敗則畿甸決難當禦而城中且多內應意外之變亦不可不慮為今日計先奉廟社及大妃移御江都士大夫家屬之避亂者亦令勿禁殿下親董三軍相機勦賊可也為一種之論耶沮不得行

二月初二日官軍排陣未畢賊營虛放砲許銓朱岍率馬兵一時降我陣官軍望見其來以為賊兵來逼遂潰別將安玗斥候將吳暹為賊所獲先鋒朴永緒陷賊捨馬堅坐

罵曰汝以副元帥兼府院君顧何不足而生射天之計耶  
遂亂斫死

初六日迺至猪灘防禦使李重老李德符率豐川府使朴  
榮臣平山府使李廓延安府使李寅慶瓮津縣監尹廷俊  
等守灘為延戰計賊遽涉淺灘衝擊大砲之重老德符等  
赴水死之忠信聞砲聲促兵進援重老已敗忠信隔水對  
陣相持移時賊以一騎載送重老等七將之首眉目宛然  
一軍色沮南以輿給曰是皆吾所穩知者觀其面皆非也  
必軍卒也其賊之給我乎於是衆心稍安

尹廷俊與朴榮臣被執至賊陣迺與明璉據胡床謂曰吾  
貸汝命敢不從榮臣曰汝其速殺兵多者叛逆勢弱者降  
賊臣子道耶汝以武夫受國厚恩副元帥府院君於汝已  
足矣何故叛耶明璉厲聲曰汝身為俘虜敢爾唐突乎廷  
俊曰明璉文化軍水位至巡邊於汝極矣敢負國乎我以  
世祿之臣忍拜逆豎乎賊斷右臂榮臣瞋目罵曰迺賊既  
負國恩又殺義士耶迺不敢而守白益獻與明璉力請怒  
殺之至遇害而怒罵不絕於口

一夜殺四十九人

初七日時奇自獻金元亮金有亨尹守謙玄緝等四十九  
人被逮在囚未經推問而賊報方急朝廷震駭命誅奇自



獻等四十九人 先是柳湔結約書中自獻等姓名在其  
中正月文晦告變中自獻等亦被告方在拿囚矣至是金  
塗大懼請亟誅被逮人自獻等以絕相應內起之患 上  
從之李貴力爭被逮之人多是位高宰臣必無盡與迨同  
叛之理國事雖危急何可不顧微體且殺一不辜王者不  
為今不問而斬之恐有後悔至於自獻立節於大論而被  
竄者何可不為辨白而并戮之乎 上詢于大臣塗又入  
對更請自獻等四十餘人皆被殺貴曰自獻立節昏朝今  
被混戮顧以變生倉卒人情疑懼故事出於不獲已非以  
爾預於凶謀諭自獻使知朝廷意而死朝廷不能從貴又

曰大臣不可以疑似遽加刀鉞遂縊殺之 時事在倉黃  
不暇拷訊遂不分玉石盡加誅殺乃千古未所有之變也  
宰臣權昭退謂人曰冠玉無後玉汝之後必昌後果驗  
初李元翼進言曰竒自獻之罪狀未著况此人當廢母后  
時獻議力爭遂至遠竄是可謂十世宥之者也及迨叛書  
至勲臣等入對請悉誅之上從之翌朝元翼乃得聞之愕  
然曰夜行誅殺如許之多而身都首相曾不得與聞未議  
吾辜矣常咄之不已

去邠

賊時兵日迫廷議遂決南幸傳旨于全羅監司李湏曰言

念湖南之地實倚晉陽之歸卿其親到境上支供無致欠  
關滇自恩津馳還全州措置

賊聞李曙守青石洞以降倭數十夜亂其軍而猶不由此  
路自後猊古路過松都直向臨津時李貴守臨津牧坡朴  
孝立守灘口賊不從大路從灘以渡孝立走貴亦望風而  
走還京城力請出避

初八日賊兵到碧蹄 上倉卒南狩出崇禮門到漢江日  
已初昏津人盡道百官頓足舟人皆中流呼不應宣傳官  
禹尚重限死流至中擊仆船人得五六小艇終夜奔涉江  
翌日車駕駐沙平院日晏闕膳南原府使申垓進薏苡粥

及乾柿因達水原

時大駕先出 慈殿繼發到南門外 慈殿回駕命侍衛  
者急向蚕頭江上路諸臣皆落後獨永安尉洪柱元陪行  
上到銅雀始聞其報驚惶不定亟命李廷龜申翊聖往迎  
慈駕蓋以廷龜為永安外祖翊聖即駙馬也馳進蚕頭慈  
殿已入閭舍惟柱元侍坐二人伏前力陳回駕之意縷々  
不已 慈殿無動意翊聖乃招出柱元大聲責曰今日國  
事板蕩 慈殿之至此出於意外今若不卽回駕令公當  
先伏刑其息所以自處柱元年少涕泣罔知所措聲撤慈  
殿良久 慈殿始下令回駕追往是夕 上到水原至於

氣塞勳戚諸臣環視愕貽及此報至然後少瘳

十一日車駕至公州雙樹山城駐驛令兩湖兵分守山城及錦江全羅監司李溟迎拜路左部伍修整上特加嘉善初九日午後賊兵三十餘騎先到京城呼曰城中人勿為驚動新王卽位云云初十日迺與明璉聯營入城迺第邀與李忠吉及李時吉子煜等帶募兵千餘人至母岳北迎賊先導又各寺胥吏隸僮具冠服出迎坊民治道路鋪黃土而迎之迺入京城屯景福宮舊基

時王子興安君璉扈從渡江中道逃歸投迺心薄其為人而姑為僭號為主京畿防禦使李興立送款降迺以爲大將亦以李忠吉爲大將護衛並璉掛榜通諭都民使各守本業且召親舊之在城內者排置宮負以成朝廷失勢之人無賴之徒陸續投入者不記其數

張晚到坡州聞大駕播遷會諸將議事晚曰今日之策有二若遲一兩日人皆向賊攻之未易及此時決死一戰也守其四路絕其糧道以待諸道兵討之二也二者何居鄭忠信大言曰旣不能戮力破賊君父播越吾屬罪合萬誅事已急矣不可翫寇無論勝敗一戰烏可已且先據北山者勝今據鞍嶺而陣則俯壓都城賊不得不戰也卽仰攻我乘高得其形便破之必矣南以興等力贊其計晚從之

忠信遂跨馬先出諸軍繼之晚令徐驅視便忠信反呼于衆曰元帥有令促進兵揚鞭疾馳以進忠信到延曙使金良彥率二十騎潛行上嶺獲烽卒舉燧如他日大軍由爭土進陣日已昏黑鄭忠信柳孝傑將別李希達龍川金敬雲宣趙時俊中海崔應一申景瑗先到嶺上布陣南以興邊滄以下諸將鱗次以進李守一殿之前軍已到鞍嶺晚驚曰勇哉忠信勇哉忠信

十一日迺見前軍少日滅之易耳無多言仍令軍中日破此後會食即開門出兵分兩路包山而上都民望見者自曲城至南山滿堞矣明璉帶降倭為先鋒直薄前營迺居

中督戰時東風急賊乘風疾攻矢凡如雨我軍旣處絕頂皆殊死戰差退數十步南以興邊滄皆杖劍督戰金敬雲李希達挺身衝突敬雲中凡死戰方酣風忽轉西北風大起賊在下風塵沙撲面官軍氣益奮大戰自卯至巳賊將李壤中凡墜死明璉中箭退却會迺次旗動南以興望見大呼曰李迺敗矣於是賊兵大奔自相蹂藉墜澗谷死者不可勝計官軍乘勝追擊叫噪踴躍無不一以當十賊兵未死不暇奔竄閭家或有分路散走麻浦西江赴死水者都民閉西小兩門以拒之賊不得入直向崇禮門夜二鼓迺明璉以數百騎潛出水口門十二日由三田渡過

廣州殺牧使林會因過利北峴忠信率柳孝傑等追及於  
慶安驛所將二十七騎也賊疑有後兵望風而潰是夜賊  
到利川墨防里迺麾下益獻守白等殺迺遂梅明璉等九  
人走馭行朝守白等仍作書使林大坤傳報帥府  
時璉自仁慶宮上曲城觀戰及敗左右皆散走至廣州昭  
川自稱元帥軍官為安士誠韓燧等所執獻于帥府晚因  
之以待朝令漢南都元帥沈器遠都監大將申景禎等以  
烏璉已僭歸人得以誅之縊殺于敦化門前事聞下兇遠  
景禎于禁府數日赦之

露布

領議政兼都體察使臣李元翼伏以逆臣賊李迺韓明璉  
等自西鄙稱兵真犯京闕竊據都城焚燒宮闕殺掠士民  
幸賴天地神人之佑都元帥張晚副元帥李守一等總督  
官軍奮勇鏖殺大捷於鞍峴賊率餘衆宵遁諸軍追薄於  
廣州賊徒盡潰乃於本月十二日夜為其手下人李守白  
奇益獻李先哲所斬賊迺及其子梅其弟遂賊明璉及其  
侄 其黨元宗慶首級并六顆來獻行在此宗社臣 民  
之慶臣等不勝歡忭謹露布以聞盛陳兵儀百官觀察使  
守令皆戎服佩劍儒生等分内外序立 上戎服出御正  
殿動軍樂都體察使奉進露布獻首級者以首級傳與宣

傳官及禁府堂上宣傳官陳首級於階上兵判進前跪告  
逆魁是實 上還內

車駕還都

十五日車駕發公州拜前兵使李景稷為水原府使十九  
日車駕到水原府使李景稷馳至府二日迎扈回鑾供頓  
諸具措置靡缺壺漿之勞遍及輿僮二十一日還都親告  
廟社

錄勲

三月錄張晚鄭忠信等二十九人功號曰振武李時菽崔  
暉等有功而不許並錄晚屢上疏言之不得

時張晚飭西來諸將侯 大駕還京迎拜於江上而忠信  
獨還安州曰吾以西土將兵之臣不亟誅叛賊使乘輿蒙  
塵罪則不小何敢自若有功者而迎駕於江上唯當還任  
以俟命 上驛召引見賜金策勲超秩擢拜平安兵使

先斬後聞

先是權縉以先海幸臣竄梁山迺變統制使具仁屋右兵  
使申景裕領兵赴難慮縉應迺密言于監司閔聖衡使殺  
之聖徽不敢違遣清道郡守鄭慶業斬縉之臨死曰必非  
朝命我不合死而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迺既誅朝廷下聖  
徽獄鞫其矯殺宰臣之罪功臣等皆力救之 上亦以事

雖妾作心則爲國只命削奪居數月北伯有關功臣等以爲非聖徽不可右相申欽曰北方是士夫竄謫之地不幸有難而聖徽爲監司擅殺如權縉則國不可爲矣功臣之議遂沮

柳夢寅用逆律

夢寅爲人輕躁善文少遊牛溪門行多浮薄牛溪絕之夢寅踣之及渾卒作書嘲侮乃附諸函以中北名目之反正後亡命被逮於揚州西山問何爲亡命供曰非亡命居西山相臣曰使武王立箕子則夷齊猶當居西山乎曰我嘗作孀婦詞仍誦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壺傍人勸之嫁朝者多矣遂論以逆律

李安訥速竄

三月副提學鄭經世博士李昭漢劄曰李安訥黃致敬身居宰列位在通顯而公然對人肆發悖逆之言聞者膽裂欲磔其肉兩司以耳目之官尚無糾劾論罪之舉言官風米掃地請兩司速差 荅曰人言何可信不允

工曹叅議金德誠疏曰臣與李安訥先後入椽島聞黃州鯉魚淵官軍不利之奇及猪灘喪師之後不可保其不犯

闕故臣以為在島使臣宜當告都督請兵豈可坐視逆寇  
拔劍指乘輿而不行一計乎云則尹義士及鐵山府使安  
景溪俱以臣言為然安訥獨以為逆賊有三策審問然後  
為之留島中屢日終始不從矣及自島中出來鐵山見本  
道巡察李尚吉書以請兵事向檄島云且有訛言賊逆奉  
慈殿於南大門外閭家而推戴一王子 大駕則出避楮  
子島云安訥曰請兵討賊與勤王孰可乎仍曰奉 慈殿  
則是亦吾君之子也曰未踰年也曰楮子島其能免乎其  
餘反正初未盡之事功臣等命薄事賊逆立相等事亂言  
無倫尹義立止之曰賊逆布置何足言臣應之曰請兵可

否不難知矣 慈殿幽閉十年將有不測之變而其時則  
王子皆獻議請廢及今反正 慈殿復位王子為逆所推  
戴雖奪奉 慈殿一於爭國而為篡賊明矣臣見安訥發  
言悖狂處事顛倒疑其失性入城之後未嘗言及於一家  
之人今聞安訥對玉堂官曰未踰年三字出於臣口而渠  
對安景深辨之曰十三朔已踰年云是以天地鬼神為無  
有云云 傳曰安訥所謂三策何策乎政院問于金德誠  
以啓德誠書啓曰安訥在尹義立所住房先已言之臣不  
更問矣傳曰問于尹義立安景溪二人俱以安訥所謂三  
策直搗 大駕所在上策奉 慈殿立王子中策留京城



自為下策云云兩司俱發李安訥拿鞫按律之啓遠竄鏡城

金蓋國知申沈悅銀咒

金蓋國為都承旨俞伯曾言蓋國曾製廢母庭請啓辭欲劫之於是諸宰中三四人皆嘗參庭請故相繼為知申皆引不出朝著為之儂動

沈悅在廢朝為成鏡監司作銀咒皆刻己名納于宮中蓋欲使光海常日在之不忘也光海見廢賄賂銀兩之在宮中者上命籍下于戶曹以補國用沈之銀咒亦在其中大為士論所唾鄙而以其本時人故猶不見廢崔鳴吉喜

其附已及其當國欲為卜相金時謙謂崔曰不聞銀器刻名事乎崔點頭未幾沈竟作相

朴弘耆獄

李适叛後大事初定人心不固譏察甚盛張晚與靖社功臣議使南以興若自為異謀者以探可疑之人朴弘耆兄子允章信之以其謀告以興使金仁沈逸民發之乃逮捕弘耆及允章允成章等鞫之允章成章就服遂誅之賜弘耆死

時都下訛言煽動人心危懼克人處處投書而莫知端緒朝廷方購告克魁諸大將令軍官譏察一種之議以購募

譏察為士國之事鄭經世崔覲等每於筵席請罷而及覲  
為大諫又請罷諸大將軍官曰千百為群以為私室至以  
家裡藏甲不戢自焚為語李貴上劄曰覲名出賊口鞠廳  
陳疏自明攻斥勲臣請論以知謀不告之律以正王法蓋  
請鞠筵臣請罪則所當身伏斧鑕以待朝廷處置而乃反  
逆賊金愿之招曾以逆謀告於覲云而不即發告矣荅曰  
崔覲不忠反省陳疏自明猥濫甚矣然其本心忠直而已  
豈有知謀不告之理乎

廟堂通諭文

畧曰先海嗣位悖亂無道其網常罪惡固不容於履載而

荒淫之樂貨賄之集刑罰之淫土木之繫聚歛之暴唯日  
不足人倫既滅民生困極宗社危如累卵幸而我 殿下  
糾合義旅遂行誅討奉 慈殿於幽囚之中復正位踞其  
助桀為虐之輩各以輕重論罪凡賢人君子為奸凶所斥  
逐者悉皆召還暴政苛歛一皆停罷此我 殿下大有功  
於宗社者也夫何反正以來逆叛相繼前年七月逆賊柳  
湍等結約之書被告幾四十人竒自獻其首也其中柳夢  
寅逃亡被捉自服為廢主復讐八月李德男告金德遠朱  
大必等皆招服又有凶檄遍投今正月文晦李佑告竒自  
獻金有亨而逆明璉叛尹仁發諸賊腹心也謀泄詐死崔

德愛自賊中逃來言尹敬立孽子僧人仁菽常在寢房  
內鞍峴之戰斬一僧乃仁菽也告者及賊招云凶檄乃奇  
自獻柳夢寅作也逆迺既平秋間凶檄无極凶乃朴弘著  
等謀逆發覺是何凶謀之相繼如此也蓋諸賊之招及凶  
檄所言同然曰廢王當奉還云云又曰今之反正非正也  
所謂反正者大臣率百官聲罪廢之擇而迎立乃正也今  
則自將擊之此豈正乎又曰非先王親子當立子也云云  
夫光海之罪不可容於覆載我 殿下應天順人人孰不  
知而此說初出於凶人為亂之計轉相傳說故茲痛卞之  
云云

仁城君出置本末

乙丑三年朴弘著獄諸人之供皆稱珙為推載於是三司  
交章請置逆竄大臣亦率二品以上陳啓 上不從仍下  
懇惻之教右相申欽謂僚相曰廷議孰法非不可而容貸  
至親亦 上盛德事也右贊成李貴聞其言廷辱之欽上  
劄以為下官辱大臣虧傷國體仍呈告請退 上下教曰  
大臣居百僚之上李貴乃於稠人公會之中叱辱相臣無  
復忌憚此豈寡昧終始保全功臣之志 三司論之屢日  
上始許出置杆城無何因睦性善疏乞還

珙宣廟別子當光海時力贊廢論反正後 上以其至

親特貸之 大妃殿必欲置之法而 上反覆爭辨得  
免癸亥十月李有林謀變事覺供稱將以珙為推戴  
上命勿問李貴諫曰五倫之中君親居先人而不知有  
親在法殺無赦珙之於 大妃義則君臣親則母子以  
臣子而請弑君母為倫紀之罪人而今又為凶賊之奇  
貨 殿下曲為全貸非所以為宗社計也 上下教曰  
李貴之劄極駭豈知此人不知予心哉如或更呈如此  
之疏勿為捧入

甲子適獄之起上變者及其黨與引服者皆以珙為言  
貴乃上劄曰珙負廢母之罪不可以至親而貸之且李  
以頃日獄招言之托以科業居接隣家與仁城昏夜相  
從云者尹仁發之所以言於文晦者也先海之等宮於  
仁王山下是即仁城為王之兆云者鄭邦說之言於李  
佑也設令珙不知豈可不患先機處變之道乎不幸而  
變出意外大必用甲兵小必用刀鉅豈所以存全之道  
乎答曰劄辭驚駭卿何以每出如此之言使予心不安  
乎

於是大司憲鄭燁大司諫張維皆率同僚力爭副學鄭經  
世立異以為兩司主義玉堂主恩貴於筵席極言斥之經  
世引入不出典翰李垓指貴脅制衆口貴指經世為奸人

經世指貴排斥異已至此於爾瞻續男經世俄拜都憲而  
兩司之論停

癸亥後李聖求敏求附托西人黃辰以西人附托南論其  
時仁城君珙當殺云者諸功臣西人之意不當殺云者南  
人主之而鄭經世一隊草野公論深懲於光海戕殺同氣  
之事以活仁城為清論黃辰亦附經世之意李焯有詩曰  
鷓鴣南去滄溟濶宛馬西來月窟空云云

睦柳䟽斥勲臣

時為東宮擇嬪尹毅立之女在選中 上意在尹功臣等  
以尹非時類患之使司諫李尚俊論於經筵尹氏逆族不

合國婚蓋毅立兄敬立之妻子仁毅從逆反死毅立當隨  
坐而免故也金自點沈命世等共極言其不可命世曰配  
德儲宮當擇令族家化惡逆者不宜廁其選兩司和之  
上怒命停其婚而黜自點于門外竄命世于忠州尚俊亦  
罷王子仁城君珙為逆賊所引朝廷方請按法檢閱睦性  
善正字柳碩因求言教上䟽言廷論請誅仁城非愛君以  
德功臣之請罷尹婚非公心且言勲臣誘人誣告而成獄  
其害甚於逆變而國家將亡天災時變實由於此 上乃  
以此䟽問於大臣而仍下放釋之命李貴劄畧性善等所  
論極為悖理而 殿下過為褒獎至於詢問大臣遽下放

釋之命使得罪倫紀謀危宗社之罪人偃然入城而三司多官無一人舉大義爭卞且言逆賊仁發克惡實浮於逆殺立以其叔得免緣坐二百年所無之事雖因一時恩典而不可垂法於後世者也且仁發賊逆其惡則一也若使毅立為賊逆之叔父則 聖上其可求婚於其女乎上留中不下

時朝議憤惋謂性善等欲攻退時人李植李明漢李景奭朴潢上疏詆之大司諫李聖求請焚其疏欲媚于時人也副學金尚憲以為性善等欲以逆族女為國母且自附於諸賊所引之王子時平欲結戚里之援世亂欲受酬言之

功其言甚刻 上命適之三司論碩等屢日 上不從鄭百昌酒席謂敏求曰汝家三父子若一有人心者必無請焚睦疏之舉敏求色表而起

兩勲交惡

金塗  
李貴

五月吏判金塗以南以恭為憲長應教朴炆副應教俞伯曾校理羅萬甲等上劄以以恭嘗在昏朝有植黨市權之過請適塗以為過當 上亦疑其代異命炆補外為咸平縣監

俞伯曾疏曰南以恭是臣連家之人也臣常鄙其為人上年有一種議論欲以以恭通諸清顯臣不計身微言輕陳

其不可於若干名宰及以恭之連入臺閣臣之所見適與朴炡相符卽陳劄而論之以恭之事臣實主張而補外之命獨歸於朴炡罪同罰異臣實耻之大槩朴炡前後所論如趙希逸韓仁及趙縝韓金慶徵皆是朋儕間相切之人此果黨同伐異乎以恭之持身不正見棄清議上自大臣下至三司不論彼此無不同辭云云疏入留中不下伯曾特除伊川縣監萬甲補外江東縣令

於是政院陳其不可兩司爭之相臣及諸臣皆諫之而不從李貴亦於筵中啓達而語多侵塗上曰勲臣不睦朴炡等難免亂朝廷之罪并遠竄三臣右相申欽陳劄救

上意解得不竄

初金塗與李貴將入筵席塗謂貴曰年少輩沮遏公議者必補外然後朝廷安貴曰因上怒而請之不可塗不聽竟入筵啓欲用人材則輒為一邊人所擯必使其人不<sub>工</sub>得出仕欲拔其尤甚者或重究或補外上以摘發治罪為教貴曰雖尹元衡為銓長而堂下清塗則委諸郎官而不敢下手銓長或不得其人而使之自專則必有後弊若以不從堂上之言而有治罪之舉一時名流皆將退去所損非細及至三臣補外貴於筵席極陳三人情事左相尹昉亦力贊上不答貴又上劄極論又於筵席以炡等不可

補外之意爭辨不已 上曰予非聽金瑬言烜等上疏極  
非故如是耳 七月十二日朝講貴涕泣以達曰頃日三  
學士皆無罪而黜外人皆以為國家必有大舉措相顧疑  
懼氣像不美矣此人等實無浮薄之罪而徒以論述南以  
恭而黜外大駭人聽矣因排斥金瑬極其狼籍 上盛怒  
罷遂其後傳曰贊成李貴恃功驕恣慢蔑朝廷事極可駭  
先罷後推以懲勳臣縱恣之習 九月除實職引見貴自  
伏其過激之失請直往瑬家負荆謝罪洞釋疑阻

罷洪鎬職

正言洪鎬以朴承宗走死謂之死節請加褒贈 上特罷

鎬職 玉堂趙翼等上劄曰朴承宗在往時與爾瞻角立爾  
瞻每以起獄殺人為事而承宗每欲救解至於辱反 慈  
殿之論承宗則與爾瞻相反終不助其凶謀逆計則承宗  
之所以異於爾瞻諸賊者也然光海恃逆前古無有承宗  
身為首相誰任其責非但無所匡救乃又有逢迎慝慝之  
事斷以王法固不容誅愍懷之廢張華雖嘗諫陽林責其  
何不去位則張華不能答幽閉慈殿雖曰爾瞻之事承宗  
焉得免其責乎又憑藉其寵以濟其貪奢之愆田民既遍  
一國自國朝以來人臣貪縱未有甚於權朴者也籍沒家  
產豈有不可洪鎬以承宗之死為死節使承宗入衛宮中



捍禦而死則謂為廢君死可也逃竄僧舍自經而死自無可廢之節而其罪不可容貸然鑄言雖愚妄不害為有懷必達且其心以為此乃今日難言之言故自謂能言人所不敢言之言正宜容之以來言者云云 上曰承宗雖不力主廢論陰嗾起獄無異爾瞻爾等未能詳知有是言耶趙翼等辭職待罪并許達

右叅贊鄭燁率蹠守夢出入牛栗兩門改玉後廟堂薦授大司成久任兼帶至崇政始許達改癸亥在廣陵有人密告反正之舉燁曰綱常已絕此時宗社為重但萬一蹉跌士類殲盡則事不成國隨亡矣如我迂儒當守天地之大

分而已及反正後其言輒轉差謬為燁罪案燁謝病歸鄉諸名人聞燁歸鄉皆欲引退擠燁者大悔交歡如舊

### 啓運宮制服

丙寅四年正月啓運宮喪逝 大司憲鄭經世等合司啓曰罔極之中許降三年之服在廷臣僚莫不咨嗟感激而惟杖舂一節未能釋然於群臣之心繼而有與出繼有異綾原不當為喪主之教昨伏覩 聖教然後始知當初降服之教特出為慈殿所壓而宗統之重反有所不暇顧者也請亟命綾原君為喪主自行不杖舂之制凡事之嫌於國葬者並皆寢罷

傳曰禮云天子諸侯之父雖士祭以天子諸侯又曰祭從生者盡子道也今表制禮雖無傳教自有可行之禮都監慢不致祭凡祭用兕皿不為措備前頭魂宮山所使用之物及節目亦不留意磨鍊都監所為殊極非常今後各別審察無為臨時窘迫之患以禮曹啓稟傳曰近日本曹堂上皆懷厭苦以托病不出為能事節目講定似無日矣傳曰以綾原君為喪主事大臣引據禮經前後有請不得不勉從其以備為喪主時朝廷議上服制以為上既承大統與為人後無異當服不杖朞李貴崔鳴吉以為上是為祖後非為人後也既存父母之稱三年通喪不當變改

張維謂禮父在為母猶降服杖朞以無貳尊也上雖非為人後既承大統與祖宗一體不當伸其私尊宜放父在為母之文服杖朞上初欲行三年之喪舉朝力爭竟服杖朞初朝廷議上服制金長生以為宜為叔侄之服不當服三年喪滿朝皆從此議謂為朞服而上堅執不許大臣三司力請不允至於百官伏閣學陳疏乃引禮經特重大統者降其小宗之文而且以德興大院君之事為證曰所謂稱考權宜之稱李元翼時為首相至以去就爭之上不得已乃擬父在母喪之制以為壓尊而降定杖朞之服百官則以為會哭變服嫌於國表只於闕庭着素服而出闕門

著時服以成服為限焉時廷議猶以杖舂為不可爭之不  
已李貴於庭會力詆大臣三司無據之說而又劄請行上  
三年喪曰大院君若在世則 殿下之讓位獨不如唐玄  
宗之於相王乎抑以死生有間雖不敢輕議追崇而其服  
則從禮為三年可也金長生乃以漢宣之後昭帝比之則  
大不然宣帝以旁支為後於昭帝而又以其父史皇孫稱  
考程子乃以小宗亂大宗斥之宜矣若以為承祖統者不  
得父其父云則不幾於衛輒之拒父者乎李元翼以元老  
之臣至以去就爭之其無識見可知矣既稱子稱考而服  
則不杖舂是獨於喪制一節待以叔父也此果合於禮經

乎庭請之辭乃曰稱考權宜不得已之稱也稱考為何等  
事而乃以權宜稱之乎先海既以不母得罪於宗社而失  
國今日諸臣又欲殿下以不父云云荅曰金長生只知有  
祖而不知有父今日廷臣只有知宗統而不知與人為後  
者有異近日啓劄中措語失當之處不一而足予甚痛歎  
但雖不出繼父在母喪有降殺之禮今日降服尊大統之  
也非以叔母待之之意也而卿比之崩輒斯言無理甚於  
言者矣且予無不父先君之事朝廷亦無不以父待之之  
語而今欲比之於先海此亦何意耶且李元翼先朝元老  
蔑視凌侮不遺餘力此亦不可之甚也

於是李元翼辭職出去衆論朋興目之以迎合三司避嫌  
兩司合啓乃以倡異論排公論輕君父蔑朝廷為罪論以  
削奪官爵 上答以不究本情所論已甚不允玉堂又陳  
劄兩司連啓不已 上只命遶兵判

啓違宮虞卒哭大臣禮官獻議曰綾原已主喪今於虞卒  
哭之際 聖上當只叅哭位不行獻禮反哭之後擇行別  
祭而始為親行獻禮祝辭稱子不加孝字允合情禮李貴  
以為此非所以父母待之之義也失禮莫大於此乃於行  
祭前一日上劄畧曰今日朝廷既令殿下稱考於大院君  
而只以不加皇字故其於表紀節目欲倣德興大院君一

時事而為之宣祖則出繼明廟其於德興有叔父之義故  
不敢主祀而以河原立後宜矣然而 宣祖將親祭於大  
院君時議以為人君不可祭於私廟先正臣李珥著書曰  
人君雖出繼而為本生文母親祭未為不可以此推之宣  
祖若親臨其祭則必自行初獻而河原不得自主可知矣  
今殿下以親孫承祖統則於宣廟既無出繼之事於大院  
君不失父母之義豈可以續承祖統之故以為壓尊而不  
得主父母之喪乎大院君未及踐其位雖不可謂國之父  
母乃儀禮所稱君之合立父母也其於合立父母之喪殿  
下以為君之故不得自主其祭退立哭位不得獻一酌而

罷則祭禮可謂得中而殿下之心亦能自安乎禮君臨臣表君主之故其子不敢自主况殿下之於此祭豈有禘子而不得主祭之理乎亟令廟堂更議酌定母貽後悔

虞祭時因李貴劄 上欲為初獻問于大臣右相尹昉議觀此劄辭極論初頭降服之非末端以虞卒哭自上主獻為當云當初廷臣之議蓋以聖上既承 宣祖之統則所生之親似不得不降其服故初喪則屢請蒙允既定為杖朞則三年喪之人似當為喪主故據禮屢請而亦蒙聖允至於劄內所謂嫡庶貴賤之語元非廷臣之說亦非廷臣所敢出也只是後來攻廷議之疏始有此說耳既定喪主

而題神主旁題之後則虞卒哭之獻喪主似當主之而自上別為親祭亦合晴禮故臣與同僚因該曹啓辭妄為獻議今不敢變其初說

崔鳴吉劄畧曰上年冬臣始取禮記喪服付卷考之則乍見古文茫如捕風獨其中所謂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子諸侯則為其母總云者畧似彷彿於今日見鄭經世問之則經世指柔上儀禮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總一條示之仍引據他書辭說甚多臣又注見張維則維曰母固有嫡母庶母父亦有嫡父庶父乎偕使令喪為大院之喪則亦可以此為證乎臣聞大悟即見鄭經世傳此語經世儼然補

善自此其論遂止臣又聞大臣及禮官以為人後不杖舂  
為定云且見漢書宣帝時有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降其  
父母不得祭臣以為孫繼祖者降其父母已有古人定論  
無復生疑遂從不杖舂之論見張維言此意維曰今日事  
與漢宣不同不可以為人後論宜從父在母喪之義服杖  
舂云臣初不以為然又思之其言果是仍又自疑曰既  
非為人後則父母之服自當三年其為舂者何也蓋張維  
已知羣議之不是而又疑宗統所屬不可無降故為此義  
起之論也臣反覆詰之維曰三年之說可以東可以西臣  
曰天下寧有可以東可以西之禮文乎臣自此始知諸臣

議禮之言皆未的當始取儀禮禮記及諸傳記反覆參考  
豁然開悟於是出而語人曰今日之禮當以三年為定聞  
者大駭到處指笑竊念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斯乃  
天地之常經而不可改者也然禮有降慈情有屈伸故考  
之於經母之服應降者三庶子為父後則為其所生妾母  
服總父在母喪及為出母服杖舂是也父之服應降者一  
為人後則為其本生服不杖舂是也臣竊見儀禮斬衰條  
云云大宗無後將絕則取同宗族人中支子以為後為後  
者為其尊祖之義甚重故謂所後為父母而不敢以本生  
父母為父母故其服降而同於伯父之服斯所謂不貳斬

也斯所謂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或曰者今大王大妃在上而服斬於今喪是亦貳斬也此又無理故臣以為設令宣祖大王在此世服猶不當降也禮受國於曾祖者其父早卒則為其廢疾之祖代喪三年夫受國曾祖者是為曾祖後也而禮文如此蓋以直統相傳之次初不以傳重有無而為之輕重故也大抵無論適孫庶孫其為受國於祖則一也無論當立不當立其為君之父母則一也寧有適孫承重則得以父其父而庶孫承重則不得父其父者乎李貴朴知誡之論以大院君為當立之父蓋其意以為光海未廢則大院君固為宣廟之衆子而殿下亦

為宣廟之衆孫矣光海得罪宗社殿下以宣廟長孫奉大妃之命為宗社之主向使大院君在世亦必為玄宗之相王而如是立論亦自有理然臣不以為是者抑有說焉古人有言曰國家安則先適長危則先有功又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殿下當倫紀數絕生靈塗炭之日躬倡大義以除禍亂宗社之托不歸於殿下而歸於何處乎殿下既已直嗣祖統無所旁繼則不以大院君為父而以誰為父乎既已殿下之父則非君之父母而何哉然則區區適庶長少之說固不當與論於今日也其當初禮官獻議之日既以稱考稱子為請而朝議

皆以為可至於今日反引為人後之說以為降服立喪至  
之證是何前後之矛盾也又曰必欲於禮書中求得親孫  
為祖後者降其父母之語以為今日定制云若禮書中果  
有一段文字則臣何敢不服乎孫為祖後者徒以其父早  
卒故以孫承重初非斥其父而後祖者也彼後祖之孫其  
父雖死而其母尚在則果可以為祖後之故而以旁親待  
其母乎此必無之理禮書中安得有此說乎噫三年之過  
迅如隙駒孝子之情寧有窮已而其不得徃情直行者蓋  
為先王制禮不敢踰越故抑至情而俯就耳今者先以私  
意橫左宵中既不得明文的證曲為之說而求其必降是

誠何心哉鄭經世前後劄啓中多有作意刪減聖賢之言  
以附己說處聖賢之言體用俱備先儒註釋首尾相應今  
乃或截其上或截其中或截其下沒其主意而資其取證  
不亦異哉漢光武即劉縯之弟而南頓君之庶子特以身  
為天子之故奪宗祭之然而光武上繼元帝稱為考廟而  
而考南頓君難免兩考之嫌今 殿下特起同於光武而  
無兩考之嫌雖非 大院君之長子猶當奪宗而祭之况  
本以承重之子乃反移宗於弟而不主其祭乎不得稱考  
則已既已稱考則寧有王者之父而不享王者之祭乎大  
槩不為稱考則今日之禮事事皆順既已稱考則今日之



禮節節難便朝廷必欲 殿下降服立喪主則不若初不  
稱考之為愈也稱皇祖於宣廟而稱伯叔於大院君者  
全長生之論也稱考於宣廟而稱伯叔於大院君者趙  
相愚之論也一則疑於無本一則涉於稱祖臣未知其可  
也父子祖孫乃萬古不易之定名固不可傍而出之又  
可截而斷之誠非人力之所得容也今之攻臣者必以張  
璠桂萼為言臣請明其不然也蓋嘉靖皇帝即孝宗之從  
子而武宗之從弟也武宗無嗣嘉靖皇帝奉太后之命入  
嗣大位以孝宗為考於禮為順誰敢異議乃一朝因璠萼  
之論追崇其父與獻帝為皇考而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悖

倫亂禮莫此為甚於是何孟春等數百人哭于闕門之外  
而呼曰孝宗孝宗蓋悲孝宗之無後而訢究於天者也今  
大院君本為宣廟之子而 殿下本為大院君 之子一  
朝無端自托於為人後之例而降其父母則不但 大院  
君不得為宣廟之子宣祖亦將不得為 殿下之祖矣不  
但 殿下不得父其父宣祖亦將不得子其子而孫其孫  
矣祖宗在天之靈皆將致恠於冥冥之中矣一舉而父子  
祖孫之倫顛倒失次豈非人倫之變乎程子濮議所稱先  
祖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云者正  
為今日道也則追崇之不可固已章々明矣祖宗之所不

禁而殿下之所自盡者其唯喪祭乎別立廟稱皇考定遠大君而祝辭則稱孝子國王似為得中今日之事名雖繼體義同始封茲實數十年來一有之變禮而朝廷膠守漢王與獻帝之餘論直承祖統而目之以為人後之父母而待之以旁親其弊將至於致先王之禮制滅父子之大倫可不懼哉嗚呼今之失禮奚但此也士友間有父母喪凡在相知無不往哭而其哭必哀者人情之常也今君父遭罔極之痛而不為一番會哭乃曰哭則近於國喪不亦反常情乎君父有服則為其臣者不可無從服傳曰臣從君服例降一等設令今日暮年為正服則其總麻已降

四等而喪之大日君父成服於殯前百官易吉於外庭而曰從服則近於國喪噫若是國喪羣臣自有正服又何以云從也今日之喪於宣廟實為子婦之喪則豈無哀憾之情而殯歛緣訖祀享如平日其於情禮何如也臣愚以為從服雖不可進行而百官並宜素服從事既葬而後除祭享雖不可廢而卒哭之前毋得用樂可也昔朱子有言司馬溫公於濮安懿王禮數太薄先正臣李珣亦言宣廟之待德興太薄濮王與德興降為旁親非今日比而先賢之論如此此豈有所迎合而言之者哉

禮論

李廷龜

全長生

朴知誠

張維

崔鳴吉

趙翼

鄭廷世

稱號

考

父伯叔

考

考

考

考

服喪

不杖 暮

不杖 暮

三年

杖暮

三年

不杖 暮

廟享

設原 主祀

設原 主祀

稱廟

別廟

別廟

設原 主祀

議禮到底主稱叔當從降殺者全長生也到底主稱考畧無降殺者李貴崔鳴吉也稱弟則父子喪服則從叔侄前後異同者朝議也

啓運宮喪將葬教羣臣曰予昔遭家多難先君之表倉卒寄書於外家之阡非文計也今當同定新原具令有司預講移葬之論又命儒臣考漢悼園故事稱墓為園遂卜山於金浦

大諫張維請寢稱園劄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事親終始一有違禮則非聖人之所謂孝也一字之稱無益於顯親之實而書之史策傳之後世將曰諸侯之私親以墓稱園自某代始也恐非昭聖孝於無窮也云

啓運宮喪葬于金浦縣後岡是為毓慶園丁卯八月啓楊州興慶園定于毓慶園之右合稱曰興慶園時朝議以為私親之喪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作路而路狹山峻不便行喪議欲發民治路崔鳴吉上劄爭之曰鑿山開路應費數萬役丁民必多恐且大院君雖未

踐位乃君之父也避都城而從間路於理有違大臣亦覺其誤乃止議者又以經過宗廟為嫌議於入城後別從他路將由訓練院路李貴上劄爭曰士大夫喪柩皆從大路未聞以宗廟為嫌獨於大院君之喪避大路取斜徑此何禮也且殿下親奉靈輦入城而殿下由大路靈輦由斜徑殿下之心豈得安乎廷臣不察情禮徒以降殺為務臣竊惑焉上即命禮官更議由大路而行

戊辰二月李貴啓曰當初議禮大失本領故其於節目種之難便頃日場屋舉子多論無昭穆一款至以倫紀

不明為言云以此觀之公議所在不可以威勢脅持可知今聞魂宮神主將移奉於本宮云是以大院君為殿下之私親也宣廟既為後於明廟故以德興為私親而稱以私廟宜矣殿下之於大院君則本無出繼之事乃君之父母其可謂私親而使綾原君奉祀乎戊辰三月崔鳴吉上劄畧曰今聞禫日已過毓慶神主方將合附私廟節日已下臣聞來錯愕不覺失聲大歸伏惟聖上垂察臣聞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祭三代庶人祭補雖尊卑不等隆殺有差而由親及疎自近及遠之意則無貴賤一也唯支子賤不敢立廟而助

祭於宗子之家故禮曰庶人不祭禘明其宗也蓋所所以尊禘廟而重宗法也不敢祭者固有之矣以子之貴而托其禘於支子者臣未之聞也由禘而推之及於高曾者固理之常也祭祖而不祭禘者臣未之聞也今之廷臣徒知君上之尊而不知三綱之重徒知尊祖之義而不知尊禘之禮父母之喪則必欲降而屬支子因一時所見之差為萬世貽笑之資可勝痛哉朝廷必欲使殿下降服降祭則何不別求禘考之地而伯叔於興慶乎苟有禘考之地名正言順寧有異議而今不能去其父母之禘者蓋亦有見於旁親直承之義各自不同

而父母祖孫之名有不可易者也既有其名斯有其實以祖事祖以禘事禘此乃人理之當然豈可以降之一字加於無所後之父母乎始則奉安於新闕禘以魂宮終乃降附於舊第禘以私廟此豈情理之所得安乎殿下今日之事實太孫嗣位之類也而今欲援以擬之於從孫繼統之例不亦左乎  
朴世未遺集曰大抵月沙愚伏之意以統不可紊倫不可闕為主故禘從考服從不杖暮廟亨從綾原主祀但一禘為考則服不得不三年廟不得不自立其所載定半上半落也溪沙之意以春秋傳僖公文視閔公及范

氏以小宗合大宗程子亂倫失禮之義為主故補從伯叔父但既無補考之地則所謂伯叔父無所依附其所裁定猶有未盡也潜治之意以儀禮君之父母及延息錄諸侯奪宗論語不文其父補其祖之義為主故補歸服喪廟享皆從父子之常禮但不察宣元仁三世雖皆直派既以入承大統則公私不可混合為一之義其所裁定全失禮經之旨也谿谷之意其病殆與潜治無異矣浦渚之意蓋近於沙溪而獨以程子伯叔之論為難用其病又與月沙愚伏無異矣總以論之月沙至於宗統潜治至於父子蓋父子親親之仁也宗統尊之義

也義之所在仁或不能伸恐當以其本名稱之曰所生父自稱曰出繼子庶幾上無紊統之嫌下無缺倫之譏云云

### 虜亂

丁卯五年正月虜騎三萬餘潜渡鴨綠江十三日進逼義州先使人登南山呼曰大金國二王奉命往討城中將士解甲出降南土軍兵悉出歸鄉不然鐵騎蹂躪亂殺靡遺是日府尹李莞適被酒不省城中恟惧因知所答先是莞失軍心人多向賊之意及賊兵渡江軍卒解體初昏韓潤變着華服潜隨獵騎引賊入城焚軍罷一城大

亂十四日曉賊薄城馳突反祇開門納賊城遂陷莞及判官崔夢良等被執賊令分立南北門未解其意各聚左右賊盡殺添防軍因烹李莞祭天誘降夢良夢良曰罵曰禽獸丈夫何為如此隣國之道果如是乎賊亂斫殺之

初竒益獻之斬李廷韓明璉也明璉子潤脫身而逃匿於龜城地經年府使趙時俊始得聞而欲捕之潤知讖而走亡入胡謂弘立曰本國亂盡戮爾瞻等妻子願與我借金兵復讎弘立蘭英等信之虜兵遂有東侵之謀丙寅春平安監司啓聞朝廷給弘立妾子璫堂上具儀入送以示厚恤之意兼探賊情路梗不得進以還

賊酋移書詰責曰汝國有四罪天可汗賓天不卽致吊宣川之役一不殺戮不卽送使致謝文龍我之大仇而容接內地給餉護恤遼民我之赤子而招亡納叛吾甚恨之云云

以兵判張晚為都元師與從事官李景奭等西出遣張晚率金起宗鄭忠信申景瑗等禦之命諸道勤王

忠信西出張維送之郊外班荆而語忠信曰此虜今來意在脅和須得和卽去耳竟如其言蓋忠信習知虜情故也十七日賊兵至凌漢山城巡城呼曰城中壯士棄鎮出降大軍置而過去城中荅曰受命守當致死賊麾兵進迫城

輸入飛雲長梯鱗次架城多造藟人列立梯上城中殊死防禦射矢如雨未久軍卒力竭兕械已乏賊登城亂殺郭山郡守朴有建定州牧使金指并家屬被執乞降劓髮賊汚其妻妾常置帳中行軍則有建搢等各牽妻妾之騎有建責其妻之失節妻妾罵其夫之不忠云

賊兵到處倡言曰今日之事專為前王復仇事成後各道軍兵十年復戶云此皆賊濶所教云

二十一日陣于數百步之內賊兵三萬六千騎先到安州城下二十二日大陣到清川江其數無量巡城大呼促令出降先時諸將相議盡焚燼舍及是賊兵曰人家至重汝

何為自焚城中使軍官稱中官出門見賊俾探賊情二酋與弘立坐交椅蘭英等平坐賊酋曰汝國何為踴躍侵虐民人不通信使不修隣好况此三里之城數萬之衆有何罪辜而妄欲相抗自取魚肉之患乎汝國何不察天時而敢與大邦為讎乎急出降約和飲酒三盃而還之諸將冒慄牧使金浚奮臂曰君父待以爵祿任以干城當竭力捐軀奈何一朝臨亂舉有偷生之心乎即使譯舌登城呼曰我國只知戰與死本無降與和耳賊曰明日屠汝勿追悔翌日黎明烟霧不辨咫尺賊吹角鳴鼓萬騎駢進城中砲射俱發墜騎落壕死者山積前仆後入左衝右突並騎



駱駝輸進長梯一時登城短兵相搏勢如風火措手不及  
賊追逐亂殺兵使南以興與金浚手持炮帑屋宇樓而立  
亂射無數衆賊一時圍住浚等遂焚炮帑屋宇騰空以興  
及浚父子諸將皆燒死賊兵之燒斃者亦多賊盡殺城中  
人又搜捕數人驅至陣前將殺之適元帥府和書至乃百  
解而放之行未百步酋急招語曰汝何再生不謝各還本  
土安心生活

時宣傳官奉命在城中以興曰奉命之人不可在此乃刺  
血書啓曰孤城受圍勢將難支若王將督軍來援則臣等  
庶免陷沒之患而監司尹暉擁兵一日之程坐以不救臣  
等死而已云矣

虞侯朴命龍江界府使李尚安价川郡守金尚毅甑山縣  
令張暉恭川縣監金良彦孟山縣監宋德榮永柔縣令宋  
圖南博川郡守尹惠北營將韓德文等并死之

時南以碓航海朝天留玉河館忽見通衢高揭紅紙書以  
興姓名詢于譯人曰此爾國守城死事臣南某書名徇衆  
乃天朝糜節之殊典也以碓始知其事哭臨于名下華人  
知為以興之族待之加禮

以訓練大將申景禎及具宏等領京砲手及畿甸軍把守  
臨津以沈晃遠為都巡檢使與從事官李尚友羅萬甲李

基祚南下以金長生為全羅道蹄召使張顯先為慶尚道蹄召使以戶判李曙守南漢山城

張晚到平山待變平安監司尹暄賊兵已迫不為戒嚴軍民盡散暄棄平壤而遁黃海兵使丁好恕聞之亦棄黃州報至朝廷震駭以金起宗代暄為監司申景瑗代以興為兵使李楹代好恕為黃海兵使遣都事拿耒暄好恕以鄭忠信為兵使兼副元帥

二十三日領相尹昉啓曰聞箕城不守臣之弟不可在職請遣將兵判李廷龜以為釜聽不可信宜姑觀耒效崔鳴吉曰此而不治將無以懲勵遂命拿問

朝廷有避兵之議以金尚容為留都大將呂相吉為副管領都城事命世子南下撫軍都體察使李元翼左相申欽西平府院君韓浚謙刑判李敏耒巡檢使沈晃遠統禦使柳稟然東陽尉申翊聖從之

去邠

二十七日上奉廟社主避入江都領相尹昉右相吳允謙吏判金塗贊成李貴兵判李聖求禮判李廷龜戶判金蓋國參判崔鳴吉金自點張維等朝臣皆從之

諭賊退兵

都元帥承朝旨使弘立蘭英之子持國書送虜中欲諭退

賊兵仍撰賊情弘立答書云僕頑命不死只期和事而竟至於此復何言哉行間言及此境一味開陳以死爭之矣今見兩家兒子奉國書冒鋒刃前來頗有果然之意伏乞令兄穩當力贊以紓廟堂之憂兵既深入軍情甚銳不可徒以口舌爭辨特降真實好意厚遺禮物至於慶吊一節隨後講之差使期於御前親傳文書欲知彼此一樣和好可宜熟講善處賤息一面便回勢不可留心焉如割奈何弘立詳知其宗黨俱存反正後善類滿朝大悔其見欺

講和

二月賊兵到黃州遣使脅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

文龍三曰借兵一萬助伐南朝云當初奴賊聽賊潤之說姑犯義州以試我國兵勢及至望風奔潰以此深入云賊兵至平山會大雨江漲不得還渡雖乘勝而前深入亦非本意遂與劉海等議和

初九日胡差劉海與弘立蘭英由開城府豐德入朝行在十一日渡江翌日設軍威引見胡差上不答禮胡差大怒令譯舌開諭以晉倡君姜裋為回答使送尉賊陣海等還海本遼人投降金賊為二王子之婿者也

初駕次通津胡差為講和將至方議其進止不能決崔鳴吉謂兵校使在其間不當遽示斥絕姑宜接致聽其言

而處之羣意大抵皆然莫肯發口鳴吉主其說竟接其人於鎮海樓中繼而劉海又至和事遂成時虜兵屯平山去江都百餘里行朝守備寡弱人情危懼雖斥和者外為大言內實幸和議之成而畏浮議莫敢明言獨鳴吉遇事輒首發無所顧避卒以是被彈去

### 都城灰燼

時都中以賊兵已迫一時潰散留都宰臣金尚容急令放火御庫及兵戶曹太倉宣惠京營諸倉庾國儲於是蕩然尚容卽走江都露梁津頭有糧千餘石亦盡散失呂裊吉收得數隻船僅載二百餘石而去

### 梟尹竄丁

十六日梟尹暄于江都安置丁恕好于鏡城 暄兄昉時為領相族黨多連內族其罪本不至死而 上以族盛必欲殺而威衆臺諫雖因例論殺內實不忍約以明日停啓上知之遽下允旨時暄方與沈命世對碁粹聞允命世命慟哭暄徐曰事已至此奈何遂就刑人多寃之金尚憲時赴京還語人曰朝論不明使尹次野見殺此朋友之羞也臺諫并請誅好恕而 上特原之蓋念斬逆使之忠也二十日劉海又自平山入江都固請進見許之海旣進見上坐榻上不動海立不肯前恕色勃 張維啓曰劉海無

禮上一起則國家虧損大事去矣請斥海使出進說者甚衆皆如維言海素黠便解其意卽前就坐後海自虜中脫身歸正在皮島每言其時事稱我國得體云 胡差脅去天啓年踰且要王子為質朝廷答以王子年幼不得赴約以宗室昌原令補王弟封君李弘望為通信使禮單木綿三百同白苧三百疋虎皮百令豹皮百令以牛峰監縣李祥龍為差負送賊陣

時和議既定人皆痛恨司諫尹煌啓曰我國以無名之和請於賊是果不降乎傳曰尹煌叢言凶慘降字問啓回啓曰臣失言請斬臣頭傳曰削奪官職兩司爭之還為復職

二十二日劉海又來決言退軍而海州延白等地擄掠曰甚且脅去天啓年踰累日爭詰海曰如中原揭帖不書年踰如何朝廷不得已從之海持胡書曰大金國二王府致書朝鮮國王麾下和好兩國之願無盟書何以信其和近日兵兇已備士卒已練必欲相戰一較勝負大丈夫之事也卽還令弟與大臣約日會戰實欲真和請速為盟約兩國時海在館張維李廷龜金蓋國承命就見講定和約金李皆簡於辭屬維與海對下海出約條數件其一令我絕天朝維大言痛斥之往復既久海舉論語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以管仲為仁蓋以此語誘脅維卽舉

論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以折之海語塞  
和議既定海請 上親臨盟壇議者或引唐太宗渭橋之  
盟謂當許之張維李景樞主管胡差啓曰業以 上在憂  
服為解不為輕許遂力辨之海不能強竟以大臣益盟虜  
意本在和海在其間亦以和事為己任故凡禮節間事爭  
之多見聽

海又使我不書年號於答書中朝廷將依為之張維在告  
上劄曰自前通書時用此例則年月之不書乃常事也今  
則不然因渠所言不得不從而方便初出此例此於事理  
何如哉設令不從其言和議不成大防所在決不可輕致

况今師老兵疲以無因事遂敗和事之理何至輕自動勅  
以喪失其所守哉事大之道莫重於年號一番差謬後悔  
無及云云

### 祭天約誓

三月三日築壇于江都西門外命尹昉吳允諱李廷龜金  
蓋國李聖求張維崔鳴吉會于壇上刑白馬殺牛黑祭天  
約誓金國誓文曰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我兩  
國已講和今後同心合意朝鮮若與金國計仇整理兵馬  
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禍若二王子因起不良之心  
亦皇天降禍若兩國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處皇天保佑

獲福萬。我國誓文曰朝鮮國以今丁卯年甲辰月庚午日與金國立誓我兩國已講定和好今後兩國各遵約誓各全封疆若我國與金國計仇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皇天降禍若金國因起不良之心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亦皇天禍降兩國君各守善心共享太平

兵判李廷龜戶判金蓋國吏判張維性見胡差於燕尾亭論定約條以不踰平山一步地盟定翌日撤兵還稱以兄弟之國撤兵之後不復踰鴨綠江岸且天朝乃父母之國二百年恪謹服事今不以與汝國和故背叛也劉海龍骨大等連日力爭海忍拱手曰不但禮義忠信可冠於天下

奔竄孤島國危如髮我兵若一蹴則開城王京便為灰燼兵鋒遍於國中不亡何待而猶守信義終始不反天朝誠可敬也我當以此告於二王子即為書夜半馳一騎問之二王子答以朝鮮不背天朝亦好意思任從之只與我堅定和好盟約而未海書示歲幣無數廷龜等三人力爭盡罷歲幣只以若干稱以送禮為犒軍之資胡差從之

初賊兵在瑞興平山遊騎出一息程掠取牛馬穀物及女人係累驅去小兒以弓絃貫掌以行蓋平安一道全無保守之地只成川一府距賊深遠故守令及大小將士皆會于此賊以為和事雖成大同江以西不可復還故海西搶

掠不已而關西則不甚侵掠使民人安堵平壤留賊三萬  
一千五百各帶婦女三四大作農事至是月念後燒毀官  
舍撤歸安州

還都

四月放各道勤王兵十二日還都陞江華為留守府  
初諸城尾解鐵山人前縣監鄭鳳壽召募散卒整軍討賊  
前後斬殺屢千輩聞陞通政除嘉山郡守進據龍骨山城  
賊將三人率數萬兵潛從山後攔入鳳壽預令精砲埋伏  
草間一時俱發酋中丸而死軍卒大潰遣幕士獻馘上三  
大喜進階嘉善除龍川府使兼本道防禦使亂平後移拜

義州府尹後陞慶尚兵使

臺啓弘立

臺啓賊兵深入腹內劫以和事愚弄恐喝無所不至無非  
弘立等為之謀主而贊成凶計也且弘立既稱五道都元  
帥奉賊將之令出榜誘民其叛逆之狀昭著無疑莫若先  
斬弘立等梟示藁街以折驕驕之氣也弘立乃降賊之叛  
臣而自上賜之坐而見之國家羞辱極矣國雖至此豈忍  
官其子以悅其心 晉昌君姜裊以秩高宰臣受命至虜  
惟惴失措拜跪無節至於資糧芻草欲為分定受賊賂遺  
有若應得馬前屈膝叩首聽命其失辱國之狀不一而身



足請削去仕版

皇詔

五月皇詔太監胡良輔等四人出來探我國被兵實狀遣權玷將虜兵本末我國播越被寇危迫權許羈縻等情奏聞于帝戊辰玷回詔畧覽王奏被兵情節深惻朕懷通問來往權宜罷兵非王本意至於君臣大義皎然日星王之忠蓋朕所洞鑑其益勵新膽嚴加隄備云云

劉海來唱

五月劉海領兵五千來到鴨綠江列置軍兵于一路與原昌君及吳信男率家丁數百到京城命宰臣迎接于門外

海怒上不親臨上不得已接見設酌海乘醉傲慢欲用胡人之禮上問之弘立對曰胡人大盟一許則平生不負上曰不可從使弘立諭之海請其次又問弘立對曰此亦一誓也 上從之

三尹正氣

金人議和生負尹衡志時年二十四上疏斥和譏刺至議者繼而尹煌尹知敬亦爭之其言不能盡施而棄城者因以伏法公議快之目之為三尹正氣

李仁居獄

九月橫城人前翊贊李仁居和聚徒黨突入本縣恣發軍

罷兵仗舉事之日上疏畧曰臣有精兵數千請先斬王和之奸以清君側之惡因奉 聖旨往征虜穴以雪國耻疏語絕悖 仁居樞之孫光海時自京挈家寓於橫城力耕而自給為人慇懃不與人往來反正後士論以為仁居知世亂隱居獎其賢起拜翊贊六品職仁居不就遂有不測意柳孝立希奮之兄子謫堤川與大北餘孽之網漏者欲謀復光海仁居相通往來丁卯冬仁居見監司崔現極詆當國者之罪言辭甚悖現以為狂慙憤時之言不以聞數日仁居率十餘人詣橫城縣倡言起兵其意渠若發言則人必影從也縣監李擢男棄縣而逃往原州原州牧使洪

震卽令數十人馳往仁居獨坐縣館其徒皆亡去震縛送京師推鞠時問推戴則供曰我欲自為之云遂依律行刑

### 錄勲

十一月錄昭武功臣豐寧君洪震等四人 時上議于相臣申欽等命錄震功臺諫言居仁言辭悖亂而已無發兵之事洪震無功可錄語侵大臣欽大怒上疏辭職以震為忠勇無比上從欽言賜震等勲曰昭武

### 金高竄

十月白川幼學金垣疏論時弊數千言仍斥金塗父子顯權誤國之罪又言近年浮薄甚於前古如朴潢李行遠李

景奭羅萬甲李昭漢之輩作為一隊酬唱浮議交相引進任其通塞云云留中不下

時吏判金塗以靖社元勲怙寵自恣所為多不厭人心李貴惡之言議不少假貸登對又直斥其失塗大啣之積不相能起垣疏出自貴意旨物色之或言於塗曰垣居在白川與修撰金高同鄉且同姓垣疏實高所指使蓋高即貴之婿也塗聞之大怒上疏自下仍請將垣疏付有司按驗有曰金垣以鄉曲之人總入京師事無鉅細靡所不知有若目睹者然列叙指摘豈獨垣一人之論哉

命禁府拿鞠金垣塗喉垣使援高及其供辭無他語則又與其黨蜚語以煽之以垣疏中有指斥名流一欵語謂高喉排儕類欲占銓柄

高自以垣之供辭雖不見援而人言不可復熄遂不自安疏暴垣本貫他鄉外黨踈屬曾與知面今以此重被疑怒於元勲乞就理對下疏入即禘職仍命鞠問時塗新拜相眷注方隆天威震疊禍且不測儕友莫敢出一言以救高歎曰吾知不誣服則不生服則不至於死奈吾二老人在堂何即以叅改垣疏納招於是論竄穩城庚午移海南幸未蒙宥戊子塗死始除高山察訪典五邑止禮賓正終不能復踐清華高德誠子也

大提學柳根卒歸西垞學於黃芝川芝川曰他日主詞盟  
老夫當讓與一頭矣

西平府院君韓浚諫卒儀表雄威望之知其為威德大器  
耳目所睹記歷歷如昨日事國家典故文獻尤為通曉以  
嘉善為都元帥國朝一人云

領議政申欽卒歸象村以七臣流竄超然物表專意探頤  
於性理大全邵子經無數忍若開悟憂勤國事慎終如始  
斯文之宗匠士流之依歸全清陰常曰吾伯氏嘗謂汝輩  
恨不見敬叔年少時

李悅疏斥和

扈駕江都時

五年丁卯行文李悅上疏曰自古禦戎之道不過曰戰守和三  
策而已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和而和者惟觀時勢之便  
否處之得其當耳其所謂和者亦有二焉勝勢在我而敵  
來已和則休兵息民國家之福許之可也勝勢在彼而無  
故請和者謀也恐喝之誘脅之繼之以難從之請寧以國  
斃輦城借一者乃國君死社稷之正道也第慮彼賊席累  
勝之勢何故請和而未退耶雖使三尺童子籌之亦知其  
不可成也奈何廟堂之臣陷於狡虜之詐譎惑於降將之  
反側言則曰和議可斥虜使可斬而終使殿下引接宰臣  
宴享之遣王第以示信輸厚幣以結好其為國家之辱尚

忍言哉然猶不得免焉胡差再至去謀叵測而恬不知耻  
禮待猶前是何道理斬使焚書雖不敢望於今日而唯當  
據義斥絕數罪拘留以觀彼賊之所為一邊督令諸將一  
時進兵或斷其後或過其或夜斫營壘或抄掠游騎使前  
賊狼顧失措則彼孤軍深入之賊安得萬全而返其巢穴  
乎伏願殿下勿擾於羣議之紛紜斷自宸衷毋失機會焉  
臣竊聞諸道領將一無進逼賊壘以為聲援者以軍法繩  
之則元帥以下皆當依逗遛之律彼一暄之被戮不亦寃  
乎今則曰恐妨和事不得進勦尤可痛心宗社在於漢京  
宮闕在於漢京祖宗之所卜也人民之所聚也壬辰之去  
而竊笑之乎云云

柳孝立廷誅

戊辰六年正月柳孝立與前洗馬許道前佐郎鄭沁前典  
籍金鐸進柳斗立同謀叛逆陰結都監哨官尹繼倫等士  
為內應事覺伏誅 孝立希奮兄子時謫堤川潛蓄異謀  
常乘女人驕往來京中昏朝惡家至通官中至是孝立遣  
其子及徒黨入京締結宦官官女關門之將約以初四日

夜舉兵犯闕前洗馬許道亦豫謀道禡之從子也禡知之馳書告變于洪瑞鳳時前縣監崔覲方以不發仁居之罪繫禁府其子山輝待命獄門外青雲君沈命世使人往候其人乃孝立平時帶行而後役於命世者也其人慰山輝曰明日朝廷大變令監無憂具以孝立謀告之山輝大驚急往沈命世告之禡之就服執詣闕下則許禡之告先到矣於是朝廷大駭金吾郎四出逮捕而發都監兵設伏于三門外以俟許道等載兵兇乘夜入未皆被捉孝立及其從弟斗立就服而斬

錄勲

錄許禡等十一人寧社功洪瑞鳳崔山輝皆與焉 崔覲以其子山輝忝勲減罪安置鍾城後八月會盟祭時蒙赦

許禡錄勲疏

軍資正許禡上疏畧曰竊念不幸出逆出於功族臣告幸先雖得免誅豈有可紀之功而况自為元勲乎臣當其許道率衆上京之時臣第稷與臣晝夜謀議使子選與姪女婿前判官黃縉達夜馳進夜投李厚培厚源泉送厚培于瑞鳳送厚源于塗傳臣小札選縉暫歇人馬同進瑞鳳家傳通諸將相一以戎嚴一以捕捉且李斗堅道之腹心亦募金振聲金得聲申瑞檜將應其募得聲乃黃性元庶女

婿也性元知之責以大義令往瑞鳳家告之斗堅亦就縛  
因以獲其軍器執其徒黨遂成其獄以此言之賴稷與性  
元得以上變賴瑞鳳塗得以弭變云云答曰爾為元勳小  
無不可勿辭  
初錄勳時錄許禰等三十二人大司憲鄭經世啓曰錄勳  
之數至於三十二人之多其無功而濫錄者幾為四分之  
三矣許禰何得妄稱陳請乎請中外首告人若干人外冒  
錄者盡行削去洪瑞鳳沈命世等得報後逗留日夕始令  
告者自為上變欲避告變之名幾誤大事請命罷職瑞洪  
鳳削勳後乃允許

庚午十月院啓逆賊家產折給於發告之人乃國家酬  
報之典也應受者只當受之而已陽陵君許禰圖覬尺  
寸之基便生無耻之心初呈戶曹戶曹却之再呈漢城  
府漢城府却之終乃偃然陳劄至以追錄教書為請又  
見却於政院堂上聖朝豈有如許士大夫乎鄙瑣猥濫  
有傷風教請罷職答曰處事雖或未盡元勳之事不可  
如是輕議

仁城君賜死

李仁居之獄有金裕者供招發真王等語上恐累及王子  
特命勿問及孝立之招又有珙密奉 慈旨誘聚凶徒等

語 慈殿聞之大驚下教鞠廳使之嚴鞠得情

謹言數洪  
後前之罪

曰卿等窮訊言根可也  
托之罪烏得無乎云云

鞠廳白

上焚其珙李貴上劄

曰珙曾為廢母叔議自知得罪倫紀不容人世乃敢矯誣  
慈殿假托密旨以為哺聚凶徒之計其情不難知也所當  
窮問凶狀使國人洞知 慈殿受誣之由然後 慈殿之

心安矣今乃不問而焚之恐失為 慈殿辨誣之道

三司合啓珙之名累出於曩日諸賊之招而殿下欲以保  
全諸臣亦以將順者誠以賊徒只以珙為奇貨而逆節之  
昭著不至如今日故也今則克賊數十輩同辭伏罪皆相  
應現招至於圍裏通書家僮調發等語極其狼藉克跡敗

露明若觀大况矯誣慈旨誑誘羣凶締結內豎欲逞不測  
之計則自古亂逆之凶慘亦有如珙者乎云云百官廷請  
正珙之罪不允 慈殿再下詔旨云聞廷請屢日未得蒙  
允卿等力請善處也

大司憲鄭蘊啓曰臣之愚見畧陳於榻前而天威咫尺辭  
不達意不得不演其說焉臣親承 聖教感淚自零有君  
如此而不能將順其美乎前車旣覆後車不戒試以前後  
較之第與叔孰重輕永昌之蒙無知識而出於賊口仁孰  
城之迹無形似而出於賊招孰寃孰不寃乎曩時之請殺  
永昌今日之請罪仁城果孰是孰非乎若不問義理之當



否形迹之虛實而一以賊括而已乎則逆獄之興殆無虛  
歲仁城雖除豈無仁城 先王之子噫盡矣若然則倫紀  
之紊孰與曩時君德之失孰與曩時倫紀明則宗社安君  
德得則宗社安不然而敗倫失德則宗社危亡可立而待  
臣實未知三司所謂為宗社大計者何謂耶殷鑑不遠只  
在廢朝若使廢朝雖有昏亂之故而不敢同氣不廢母妃  
則雖以殿下之至仁威德不能一朝居此位也以此觀之  
則三司之請適足為奸人藉口之資非宗社長遠之計也  
云云

三司宗室及百官廷爭不已傳曰予從前曲護期使安全

邦運不幸又遭此變俯仰慚愧無以為心私情雖重公議  
難遏故不得不勉從今姑出置以絕窺覷禁府請置旌義  
縣 上曰濟州太遠置于珍島妻子下送以慰其心中使  
護送湖南之人耻受珙於道內通文上疏請討

答合啓曰予為宗社不得不勉循公議噫骨肉之不容予  
常痛歎不圖今日忍為此事是豈予宿心哉痛恨悲惻且  
欲無生 傳曰先海時河仁浚上疏請廢母后引胡氏誅  
武后之說曰誅之可也斬之可也先海下此疏令宗室百  
官叅議珙議伏見儒疏無非為君父之忠誠安社稷之大  
計亟從公議云今月正屏逆賊許道供李友明問於許道

曰當推戴何人道曰得聖人矣身曰聖人誰耶曰仁城鄭  
沁供曰閔澍往堤川柳孝立家謀仁城使孝立為外援立  
安執中供曰仁居變未出之前往見鄭沁則曰有一諸葛  
亮方圖此事蓋指仁居也矣身曰澍言於我曰仁城我族  
也常懷憤惋之心金帛應仁城婢夫且家臣也與內官裴  
希度當先入閔內擔當關中之事金世益供曰文官金鐸  
云廢主復位傳位仁城柳孝立供曰矣身謂澍曰仁城有  
奴九十餘名使江華哀痛書傳示大臣而舉事則孰不從  
之十二月澍來言仁城已受慈旨云柳斗立供曰鄭沁謂  
曰圖復舊主仁城力主柳宗善以柳忠立奴得只為江華

通書之路今亦送書預通告報因交園中書傳仁城仁城  
受之河永男供曰初四日夜聚于鍾樓舉兵犯闕推戴仁  
城李孝一供曰前年變亂大駕若於二十四日出郊仁城  
同行則昏夜欲為舉事而大駕退行仁城隨 慈殿先往  
江都以此事不成安友善供曰問八字於盲人李春逢則  
云甚好正月初三日為吉御營持具山斗都監中軍李繼  
先為內應閔澍先迎廢主為上王傳位仁城李秀香供曰  
丙寅九月下去原州到鄭沁家與僧曇華同宿華曰讖記  
曰辰巳得仁城矣身問宗善曰仁城得志廢主何以處之  
宗善曰處壽聖宮以仁城子為養子云前後逆招狼藉如

此交通圍籬矯誣慈旨尤極凶慘 慈殿震怒再下嚴旨  
百官三司宗戚京外韋布連章請誅予自幼時痛恨玉親  
之難保未嘗不長吁垂涕不幸逆變屢起賊招中每舉珙  
名予牽至情曲貸容護者殆非一再今則事異前日不應  
之跡未為昭著數月之內大獄繼起予為宗社不得不勉  
循公議使之自處遣禁府都事李仁俊于珍島處珙又使  
中使者檢喪事喪柩上來時各別護送妻子給馬上送三  
司爭之遂定配妻子於濟州

胡差查還

我國被虜人多有走迴胡差朴仲男朴敬龍等以走迴人

查還事持胡書出來畧曰刷還一事當初因爾國所請批  
出男女起送只贖七十餘人其餘空還以致中道迷失是  
托以刷還誘引逃走之計也義州撤兵以後逃走人口一  
一刷送云而無一捉送結和未滿數年背約至此我豈背  
爾國之盟乎

上密問於備局右相金瑬請對啓曰如此大倫領

欽中左 允吳

蓋病不來使李景稷往問領相病重左相曰吾民不幸被  
擄萬死逃還今又捉送若被殺死則非但天理人情所不  
忍為後世亦將謂何此則雖有大禍決不可為但竊息之  
所送之人或有不殺胡人重利若以重貨求贖則彼分受

之人貪其貨物不必殺之如果不死則緩禍全人為之或無妨其羞辱則有不可顧云

領府事李元翼議臣老耄癯病朝暮待盡劄還事猝然承問不知所對如不得已則如議臣所議待鄭文翼與汗約定回報而處之如何

吏判張維上劄爭之曰國之為國以民為本棄民而為國未之有也平原一公子也魏齊匿其家而身執於秦庭猶不從秦王之言而出魏齊也况以堂堂國家安忍為醜虜之一言輕棄我赤子委之席口也雖只送一二與送千百無異民心既失則國之危亡豈待虜馬之南牧乎云云

時李貴密啓早從劄還之請以紓目前之禍張維劄論劄還之請不可許注書姜瑜疏請退斥李貴妄言誤國箝制人口之罪吳允謙劄畧病昏之中率爾仰對及見張維劄明白截直又見姜瑜疏不勝瞿然幾誤國事請治臣罪云云

李貴劄曰臣之前後獲罪于上下皆為國非為私也邊人所不憂言人所不言每為目前姑息者所深斥時輩乃以功臣為立功之餉老臣實為時人蔽身之奇貨得死僧習杖正謂此也姜瑜有何知議不過趨附時論不足與較而李榮斥臣梟示者再論竄黜者一今又崇獎瑜論謂臣誤

事聖諭雖懇何敢出仕以辱名器

副提學鄭經世劄畧曰發言盈庭互有得失卒無一定可恃之策廟堂權時之論姑欲緩目前之禍而違天理拂人情目前之禍未必能緩而日後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至其守正之論理直氣壯如張維那發大難可謂說盡情事而亦不言作何策可以善後宜乎李貴恇恇叫呼口燥舌乾而不能已也無兵無食棍杖蕩然兩西一路千里空虛不幸賊來了無蕭茅之防人何恃而不恇恇乎

回荅使鄭文翼朴蘭英徃虜中汗賜宴受禮喜曰今番禮單異於他日可知朝鮮真實之情文翼等致劄還五口曰鳥獸且懷其巢穴况人不息戀故土呼冒死逃還實是情理我王以隣好大義勇決刷還而惻隱傷痛之念不能自禁云汗曰相好如此許更贖還以青布二百疋贖之九月開市始許停止

汗為人跋扈之氣見於容貌而沈重寡言動止亦重兩目簾眼常時有如眦細或時展目燭物閃爍有光最以情外誘撫為事上下情無相間最謹於事天一事一政必指天為證而其下每追息奴兒赤常曰前汗前汗或語我人曰前汗若在待爾國人必不如是草亡云刷還一事我國則上下相持朝野紛拏爭詰許文未決彼則不過汗與數三

王輩一二言而決雖文質不同清濁相懸而煩簡之不等如此

宋光裕誣告獄

十二月南原居業武宋光裕告變尹雲衢柳仁昌閔顏等二十三人謀議欲推戴神人許姓者此是許懿之子云蔽遣都事逮捕各道罪人

兵判李貴劄子為湖南士類伸理冤獄傳曰虛實間既曰謀逆則為人臣者似不當歇看而今番治逆有同兒戲反不如尋常拿推已極可駭而兵判李貴又從以上劄營救其無謂甚矣元勳如此國綱之不振無足恠也於是諫

院啓請罷職答曰推考

二十七日尹雲衢柳仁昌閔顏崔弘誠金弘遠拿鞠仁昌雲衢閔顏加刑至於壓沙火刑不服死弘遠竄弘誠還配府啓宋光裕誣告之罪決不可容貸已曾論列而近因獄事復起究竟間姑停今者前後上變之事皆歸於無據逮繫者已盡就決請依律定罪禁府照律大明律誣告人至死罪而誣之人已決者反坐以死云今此雲衢等仍杖致死似當用絞命堂古介處絞光裕妄瑯誣告人祀連之孫也

時勳臣蓄疑光海舊臣廣開告密之門凶徒誣告前後相

望有引判議禁金蓋國蓋國席藁待罪上謂羣臣曰凶徒  
欲害國家倚毗之臣也諭令視事 前都承旨任有後第  
之後失學無賴與鄉人陰欲告變而取富貴遂以其謀洩  
諸勳臣鄉人恐其見欺遂引其叔父判書就正就正自譎  
逮來並其兩子杖死有後亦坐繫文得後釋

前吏曹判書李晬光卒號芝峰簡以制煩靜以制動八字  
終身服膺文出六經詩學盛唐癸丑後歛跡鄉外超然於  
文網之外

### 老西火西

己巳七年四月大司諫有關吏判金尚容以李景稷趙翼

李黎備擬以入李貴以為自来得談之人不詢羣議遽爾  
擬望遂大罵銓相遂及大臣於是領相吳允謙陳劄乞免  
答曰昨者兵判李貴妄論大臣厥失大矣然志在矜伐而  
無他心其不能擇言亦是病痛故置以不責而忿懷之言  
不必與較

時貴與塗不協事、疵議見景稷之始擬諫長知塗有  
所言公肆詆罵其意在於塗而不在于景稷送其子時  
昉於景稷家自明其本心之不然以示廷之悔色

七月答吏判金尚容劄曰郎僚得人則自無此弊卿其留  
意勿為控辭

時金瑬欲引金世濂為銓郎而佐郎金堉以居喪得談不許且南以恭李景稷等不擬清望累言於銓官故後日故以兩人并擬諫長之望羅萬甲見銓長子弟光熾曰南以恭自乙丑以後不通清望李景稷亦有謗言久不通清望而銓曹僚席皆空之日卒然通之人心不悅云云

吏曹正郎李行遠以李昭漢趙綱羅萬甲擬佐郎望上命改望又以李昭漢李景曾吳埈擬進上曰既令改望當以他人備擬而以前望偃然書入極為駭愕銓堂推考郎廳罷職

左相金瑬啓曰聖明必欲矯卽官專擅之弊而第念人才有限別擇他人豈不難哉今以一二人用捨論之亦為寒心金世濂在廢朝以柳希奮之婿獨能立異臣見其可用且於經筵見有學士樣子以此言其可用於銓卽矣其後聞得罪常禮闈服後不擬清望臣疑其事不近理問于銓郎則以為曾所未聞云極可痛也上曰發言者誰也瑬曰若舉其名恐有朝著不靖之弊而既有下問臣焉敢隱羅萬甲為人浮薄動輒多言此人之合銓卽臣所未曉補外之後自上擢用渠當感激天恩改心易慮之不暇而反自增其愚氣朝著間論議必欲擔當矣上曰金世濂



事發言者卿可明言其姓名塗曰當初發言者不知出於何人金堉在分朝時聞此言云而堉則曰不曾聞也上曰出與諸大臣相議以處此非一人所為分明立黨盡為摘發罪之可也

領相吳允謙右相李廷龜議羅萬甲毅然後生來往不熟而其父級行誼出人且其故臣鄭暉之婿臣等常以故人子弟待之知其本品良善且有計慮當官盡職任恐不避雖似少戇長處頗多至於主張時論專擅用捨則渠以微末雖欲為之孰肯採用乎大槩年火之人設或有不慎之語而迹則未著難以成罪今若以語言之失遽施譴罰恐

人心不安亦非清朝美事也若金世濂事未知曲折既有訾議則姑停清望未為不可也知其情實則便是無瑕之人因前任用固無所妨金堉之初自發言而後欲不可終棄者亦出於前後所聞同異似非大段罪過鎮定裁抑以為寅協之道實為今日之先務

傳曰朋比之言必亡人邦國而後已故頃因玉堂代異之舉畧施補外之罰厥後洗滌前愆復置清要此實改革心術圖報國恩之處而今者羅萬甲等不思悔改專主時論是非通塞惟意所欲使銓官不得措其手足誠極寒心主張此事者必有巨奸似非萬甲一人所可獨為然此人罪

犯先露姑削先職遠竄金墉身為銓郎不念公道構成罪  
目排斥異己黷昧之人每擬於清望此亦不有君上而無  
忌憚者也拿鞫定罪

領相右待罪啓畧曰臣等白首垂死之日豈有私護一二  
小官自陷於罔上之罪乎自古未有以言語罪人而能服  
人心者蓋言語無形非如事為之有迹苟不察言之輕重  
而遽加重典則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且臣奸主張之教  
是舉疑朝廷也聖明之世安有此事誠恐人人危懼氣像  
沮喪非細事也伏願 聖上俯察羣情小霽嚴威使臣隣  
和協朝著鎮定

於是領右相呈辭傳曰進退賢邪大臣之職彰瘴善惡人  
君之任身為君相不能黜一浮薄之人則何以為國古語  
云炎之不拔將至燎原况非炎之之化者乎羅萬甲本是  
愚險之人言者以為良善亦是異事也卿須勿辭摘發巨  
魁盡除根本金墉原情後命除刑削職門外黜送

上於筵席問李貴曰羅萬甲事羣議皆以為無罪何如貴  
曰今以無形之事再下 嚴教使三公三司不安其心此  
豈國家美事萬甲不無病痛而氣節則可尚故臣欲薦於  
元帥之任矣頃日左相所啓似為過當萬甲之事不難辨  
矣若招問吏判以某事塞某人某事通某人則其言之虛

實可知矣大槩年少之輩不能善待金慶徵激成而致有此也慶徵嘗謂萬甲曰雖欲盡除此人豈可盡殺之乎慶徵以此言言于其父矣且近來銓郎不往見判書判書以此疑年少輩議已遂有老少分明作為名目之說矣上曰所謂名目者何謂也貴曰老者為老西少者為少西朴炆俞伯曾羅萬甲李基祚姜碩期等表之可補者皆在指目之中矣上曰既有名目則萬甲之罪亦云未減矣曾於黨論始發之日不為嚴治只令補外其流之弊將至於害人家國如此矣貴曰臣聞銓官欲擬一人於諫長之望臣以為得談之人不可輕擬吏判答曰有大臣薦之者云其

後聞之則其人果無疵累矣所謂使銓長不得下手者臣亦未免臣恐巨姦或指臣身而言也萬甲在憲府都下肅然犯禁者輒曰羅持平不可干以私云云且具鳳瑞之事亦甚曖昧其時都承旨望中多有不合之人故鳳瑞言之今若指為防塞異已則不亦冤乎

於是金瑬陳劄待罪曰萬甲稱譽之言已入天聽小臣危迫之情無路自達直欲剖心自明劄首謝人答曰其言不足與較卿其安心速為行公領右相呈辭不允批答兩司請還枚羅萬甲付處之命答曰經年論啓萬無允從之理勿為煩論

時三司論啓伸救備至尹昉崔鳴吉亦相繼陳劄天威益震特旨拜張維羅州牧使蓋以首救萬甲也兵曹叅判崔鳴吉劄請與張維同受罪罰領右及判府事尹昉劄論張維以大提學除受羅州牧政體未安院啓請選收并不允大憲洪瑞鳳啓曰敬大臣乃是為天下國家之大經若使人得以辱之詎可以托棟樑之寄而展股肱之效哉兵判李貴曾於登對之日因其忿恨詆辱左議政金瑬極其狼藉及其羣議非之乃復誘以泛論殊不知自陷於欺謾之歸請罷職 荅洪瑞鳳避嫌曰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今此兩人不相和睦則非但為廉蘭之

罪人亦取笑於李朴餘黨天下安有如此愧耻之事目今苟有分朋作黨濁亂朝廷之慚則勿論大臣重臣并施竄黜未為不可頃日兵判之言則出於泛論且無相猜之跡而申達道疑其有情可謂過矣

九月上命朴炡南原府使除受以論劾南以恭庇護羅萬甲也命俞伯曾為加平郡守

完成君崔鳴吉疏曰今日之事起於七月朝講時或以為語侵相臣或以為語侵銓官或以為防塞南李或以為自作朋黨罪名狼藉情況難測相臣語意專主金世孺之事而羅萬甲朋黨之說挾出於其間李貴登對又以七八人

老少西之訖啓達而雷威益震萬甲之罪又加一節至於  
張維之貶以疏中措語之失罪名至此朴炆尤無身犯之  
罪而又下補外之命 殿下今日之怒似專在於朋黨一  
款矣領右兩相之對乃以元無此事為言者近於失實李  
貴亦不知後輩實情言語荒雜乃以半知半不知之語挾  
雜以陳之反致 殿下之疑惑可勝歎哉臣見自分黨之  
後當軸者以銓曹為根本以三司為爪牙又推其中望重  
者一人為盟主凡有通塞人才是非朝廷之事先就盟主  
之處議于私室而行之故三司論議如出一口而銓衡之  
地彈文不到主盟之家鞍馬盈門堂上公朝反成植黨之

私黨反正之後彼此人才一時登庸皆因自己聲望不墜  
汲引之力故銓曹之權始終濫論事無所稟承異議間  
出前輩中有以為事無統攝反有所妨云而臣則以為此  
亦不害為清朝美事蓋盛世臺官之類數請推銓官其意  
甚好而其後不敢侵及銓曹者乃護黨之弊風也三司多  
官皆以積年養望之人新際風雲人人各出意見論議風  
生無能制之者於是朴炆以藐然少年倡言於同僚曰欲  
行公道當自所親始首論趙希逸韓仁及居鄉不謹之狀  
前輩中一種論議以為親厚之間指摘微瑕自相攻擊以  
要直名非人之情後輩又曰趙韓兩人皆是前輩婚媾所

親故未免辟於親愛不得為公論也右朴烜者居多臣於  
兩人之中尤惜希逸文章每與儕友輒言不可久廢雖朴  
烜亦不敢不以臣言為是其後朴烜論金慶徵殺人之狀  
又論趙纘韓落後之罪原其本心俱涉無妄而既有所犯  
則臺官之一番論劾何可已然因纘韓事亦有一場爭也  
端至形於章牘而朴烜之見過前輩益深矣俞伯曾尤以  
抗直自許曾在諫院論尹墀少年時事可謂過矣而廷論  
務在調停既不廢墀又不斥伯曾墀雖盛族而家有寬厚  
長者橫逆之來無幾微見於言面若使廷臣皆如尹家之  
和平則雖有胥動之言亦何自而八乎南以恭雖曰柳朴

所親癸丑以後與王張廢論者作為仇敵乃以措嘆李元  
翼為罪名屢年竄謫壬戌冬間又有救護士類之功而且  
其為人闊事既久計慮甚長况當萬化更新滌瑕蕩垢之  
日無論彼此拔其尤者與之共謀國事未必非收拾人心  
之一助故臣在銓曹欲擬清望而為年少輩所不容會有  
激之者其論遂發大生風波臣於其時捨以恭而反救三  
臣者非臣所見之變於前也三臣之攻以恭非欲全棄以  
恭只欲不許清望而已使朝廷適其職斥其言而仍用以  
恭則以恭亦得自安而三臣者自不敢復言何必屢加摧  
折使一時持清議之人皆懷不平乎自今年春後金瑬李

貴兩家氣色尤不佳臣不欲徃來兩間夏間偶歷李時白之家李貴投示李景稷諫長之望因大罵景稷遂及銓相其後權濤訪臣曰聞銓相家歷數峻論者六人而吾名在其中臣曰公等四人居任接近外言或者近之姜碩期深居僻村鄭弘溟交往甚窄何以并言之未幾風浪作矣相臣見賣於人而有此舉老西火西之說士夫間絕無傳之者而獨及於金塗李貴之耳尤可恠也今此數臣特論過峻責人太苛搏擊既多仇敵漸衆或以為矯激或以為訐直或以為浮薄終乃以朋黨之說流言飛聞一朝機牙率叢相隨而入于罟獲陷穿之中可勝歎哉今此南李二人

未入清擬者久矣乃於亞席皆空郎僚未備之日不詢羣議遽爾擬望誠未免率爾之失故萬甲竊言於銓相之第欲使銓相謹於政體亦非全然防塞之意屋下私語指摘成罪豈為 聖朝之教事乎萬甲有銓薦之議相臣招一銓即謂曰萬甲若入銓薦吾當入啓而治之銓即領諾而退適有他嫌不傳於同僚而遽爾引入遂使相臣之言終歸虛着相臣之怒宜矣亦不必動於忿懷致令相株連至此也大抵前輩年紀既高閱歷已多故其論常主於寬怒後輩血氣方強名節自勵故其說常主於清峻寬怒者或流於情勝清峻者或失於過激二者所尚之相反自昔然

矣歲月侵尋人事漸變昔之後輩反為今日之前輩而又將前日清峻之論讓與一隊年久而自居於受人譏評之地互攬之道正好一笑前輩寬恕之道獨及於不能無瑕點之若干人而不及於一時特清議之人何異於惡舟之傾而移左以就右者乎 上屢日不下

### 論西邊疏

時毛文龍在椹島遼民之歸附者甚衆我國供費至於巨億而猶不繼給趙翼乃上疏曰遼民就食於我者國男女幾至二三十萬皆仰哺於我國李尚吉言毛兵形勢若糧食有繼則可保無變天朝數十萬人口飢餓於吾土地其

死指日可待坐視其死至不可忍也待其為變而殺之亦不可忍也可救之道惟移之內地散處列邑使之或為商或賣傭或乞食至於來春使耕陳地則足以為生可以解生變之患可以活數十萬人命可以紓平安一道之力且其衆既移則毛將所領者寬接濟亦易矣

### 毛文龍誅死

六月文龍會經畧秦崇煥于寧遠前津崇煥以便宜誅之移咨我國數其罪狀文龍恣虐日甚時稱海外天子部下諸克肆害尤甚崇煥巡到海上送節招之文龍自疑問便否於秦佐或勸或止文龍乃進謁於獲島崇煥數其罪而



斬之遊擊陳繼盛代領其衆

初毛文龍設鎮檄島甲子又設鎮于宣川身彌島蹄雲  
從島分處其衆

文龍討索糧貨朝廷一或不給則露奏誣詆又與虜往  
來交通出陸作亂攻陷碧潼廣坪等堡驅掠子女財寶  
文龍又募漢人斬朝鮮人被俘逃歸者三四千人稱以  
賊級以捷奏聞龍骨城報捷軍官及士卒亦被毛兵殺  
死移咨色營屢請禁斷不從清北生齒死亡畧盡時文  
龍乘賊有無之隙縱兵殺害剝頭作捷以要功賞我人  
之被殺不知其數

崇煥既誅文龍其冬虜陷密雲殺提兵趙彞教等進圍  
燕京屢月崇煥領祖大壽等入援文龍之黨譖崇煥受  
虜旨殺文龍帝命誅崇煥大壽憤朝廷殺崇煥引兵退  
歸虜陷薊州及永平府劉興祚等皆戰死

陳命生獄事

十一月慶尚道移配罪人陳命生所告及凶書假都事封  
上蓋陳命生告梁景鴻與慶源土人梁繼賢通于虜中舉  
兵出來韓王鄭雲白製凶書傳授云云梁景鴻鄭雲白等  
承服正刑韓王物故追施逆律禮曹啓告廟頒示中外依  
允

李貴封功劄

兵判李貴劄畧告逆者封功斬逆者封功誣逆者斬乃國典所以破逆謀壽國脉向年睦性善輩以四大將譏察甚於逆适又以請罪逆珙者反以為陷君不測趙綱亦曰南以興之死以其譏察也至發臺論欲罪四大將時論如此故元勳重臣雖聞告變莫敢先發乃畏時論也時論之極至於釀成凶逆之流終致孝立之變此不過好名之弊有以致之也伏願聖明勿撓於好名之論告逆者陳命生依前規遵國法特命封君前日斬逆者李守白等亦依當初榜約並封為功臣又以為初無朴蘭英知凶書來告則朝

廷必不得命生之告蘭英之功亦不可不論

穆陵遷奉

庚午八年二月原州牧使沈命世上疏言 穆陵地不吉且有水氣 上命大臣禮官議

大臣議啓曰風水之說本來茫昧而遷動之舉極為重難苟非明見而的知則決不可輕議至於吉凶禍福之論尤涉不經先儒亦以為非 穆陵穴道之騰露則人多言之臣等於山家之術全昧向方莫大之事雖不敢遽以為不然而亦不敢遽以為必然但茨土凍圻水洩崩塌之狀臣等亦嘗目見而不能無疑訝之慮疏中陳若是其痛切所

既云明有水患此論若是他說不暇計先令該曹廣取知風水者士大夫中博道之人亦為召集精審熟講俾無未盡之歎前監司崔覲以明於堪輿承召上來以穆陵形勢事上疏

賓廳議啓曰沈命世崔覲等疏中所謂吉凶禍福之說固不可取必於茫昧玄遠之中自古帝王陵寢未聞以此說而遷改者蓋遷陵舉措莫重而真知此術者亦不易得故也但疏中有地中水氣之說此則不可謂真有此患亦不可謂必無此理古之人亦有不得已而遷改者如魯隱公水墜其墓之類是也况形勢之凶咎各人等所論如出一

口既聞其說之後臣等亦不得為之動心乎

禮官議遷卜咸曰健元陵第二岡實先王之所屬意而戊申特以年月不利不克用今不可捨此就他上從之十一月初四日破舊陵二十一日葬新陵是日虞祭後上下總服始除

破陵後諸臣奉審則了無水氣至啓玄宮諸物皆依舊小無濕潤之處衆心齊憤皆歸咎於命世而及遷陵之後兩司論命世虛妄之罪請削其職

府啓地理禍福之說本自茫昧雖其來已久有不可廢如謂人之有吉凶專由於此而以遷移墓山為未福避凶之

道則惑之甚也青雲君沈命世惑信術士之言敢上疏章  
論國莫重之事其言禍福之說恠誕莫甚且陵內有水  
之言尤臣子之心所共驚恠而慘痛者以致人莫敢異議  
山陵因此遷動山家吉凶之說雖未可知至於陵內燥  
剛火無潤濕之氣則其有水之說全是虛妄矣雖曰新  
陵有先王遺命遷此就彼未全為失然若非有水之說  
驚動人敢則豈敢以茫昧之事輕為遷動之計哉不罪命  
世則無以塞衆怒而防後弊請削奪官職答曰陵上既  
有水氣人之致起於此者無足恠也大抵有懷必達事君  
之道酌定可否廟堂之任不顧事理而罪其言者實涉未

安也

請復仁城君

庚午八年三月雷震宗廟大門外柳木上下諭求言  
大司憲鄭蘊應旨上疏曰刑獄不中則冤氣生之凡人無  
辜尚如此况先王之子弟乎珙之無辜臣於其時榻前畧  
陳之啓辭暫及之矣俯聆天語仰窺淵衷以為堅定而  
不可動矣曾未數日臣適職南歸隔朝議如弱水實未知  
珙之有罪無罪當死不當死而臣之愚意以為設使珙逆  
謀畢露猶當置之絕島待以不死則殿下罪之親之  
義兩得而俱全臣竊為殿下惜之雖然死者已矣不可

迄今其老妻稚子尚在絕海之中其哀踣之聲困頓之狀  
可想於不言中矣夫以深宮廣廈之處而暴露於獬風毒  
霧之中紈綺之身懸鶉不繼膏粱之口糠粃不足幾何不  
至於無噍類也又聞其女子有可許嫁者云 殿下終不  
收恤則 先王遺禮未免為海島氓隸之歸矣不亦憐痛  
之甚乎夫雷震者上帝之怒氣也震太廟之木者 先王  
之怒氣也上帝與先王所以示警不啻若耳提面命矣伏願  
殿下特有珙罪復其封爵老妻稚子速令出陸結廬於珙  
墓之下而不絕其香火其女子之可嫁者擇於士族以禮  
嫁焉至於長成之子或以為不可全釋則移置近島俾免

寒餓之死云云 兩司請適蘊職 上曰因事求言言雖  
不當不必適差兵判李貴再上劄請斬鄭蘊以明倫紀

### 論嬪御疏

前府使李命俊應旨上疏極論時政闕失指斥 上躬又  
曰一二朝臣寅緣曲送私進女子曲徑一啓亡國之兆請  
出之疏入上即出其女特除命俊大司諫  
時金斗南趙綺妾女曾入闕中諫院及命俊疏言之玉堂  
亦上劄請加克治之功以杜將來之漸 備局啓曰伏見  
李命俊疏辭其忠言讜論無非出於心腹腎腸其曰內修  
者其目五其曰外攘者其目四而至於嚴宮禁一端則辭

嚴義正實是人所難言而命俊言之也頃見諫院劄有類此之說臣等意謂聖明之世宜無此事而今忽有之方為疑信而未得其詳今見命俊指其姓名而直陳臣等聚首愕貽不覺心寒而氣短也帝王家選置嬪御非但古例為然亦有祖宗朝流來舊例而反正以來今已七八年之久尚無選入之教臣等未嘗不欽仰盛德豈意一朝曲廷媒進為聖明之累哉嬪御之選必以法家名族者所以重侍御而嚴壺政也今者趙金之女既非以禮選入則明是由曲廷而進也此路一開將來之虞豈特為聖德之累哉蓋君心害國故未有甚於此者昏朝之事可為今日之鑑

戒殿下復欲尋亂亡之轍而莫之悟臣等竊痛焉彼嗜利無耻之人雖欲希覬無妄之福若無寅緣之路則必不能自進階吾君於非禮不正之地果誰人手論其罪狀固難容於誅殛伏願聖明亟命斥去兩家之女罪其媒之進人答曰孽子賤人服役微事非廷臣所可干預而一聞此語年少鼓吻廟堂憤怒此實天下恠事關中本無以嬪妾待之者而如彼勒定成罪而後已此必奸宄之惡國者造言煽動而然也令法府言根出處一一查鞠處置院啓今此外間女子當初入宮之時臣不知進自何廷而潛媒匿跡不以其道而進則為其家長者烏得免罪副

司正金斗南以秩高年老之人不怠據義而拒之曲為攀附顯有希覬之心原其情狀實為陰譎請去仕版荅曰罷職時天怒大激有查覈言根揀擇嬪御之教趙翼又上劄曰九事因怒而發者必失其正若初無是事則言者誣矣若實有是事則其言之固也推覈言根豈不大駭聽聞乎殿下清心省欲不置侍此 聖德最高今因諸臣之嬪言忽有此教亦恐為怒所動而不得其正臣民有以窺淺深也 上為之虛心開納

因鄭經世劄命停查出言根之舉已而有選嬪御之命大諫李命俊上疏極言荅曰疏辭出於至誠敢不省念其中

嬪御事已從僉議今難還收矣

禮曹啓曰稽之禮經王者一娶一后三夫人九嬪廿七世婦八十一御女而諸侯之禮雖未得詳以小星江沔之詩推之媵侍之有可徵矣國典內命婦自正一品嬪至從九品女官之職備矣 聖上即昨以後今至八年未嘗有選入之令其不通聲色恭儉自持之風德朝野欽仰久矣第備志中羣情難遏衆怒可畏之教極為未安且念即今大君夫人揀擇時方叔捧處女簞子雖年歲差異事似未安少俟畢捧後令漢城府叔捧淑儀簞子為便

院啓畧曰雖平居無事時帝王舉措少涉於不平則決不

可率爾行之况此邊虞孔棘患將朝夕山陵大役迫在目  
前則臣等未知此何等時也因請亟以舉行之命荅曰選  
嬪一事或謂寡人勿行或謂寡人行之以如此時發如此  
之言異之者鮮此豈人力所至哉今不俯循後必有悔然  
啓辭之意亦以有理當從之

討劉興治

四月劉興治率降徒作亂殺副總兵陳繼盛及諸將官盡  
縛我國伴臣移置於其家並欲害之其弟力諫而止沈世  
魁納女于興治而免事聞朝廷遣總戎使李曙由陸路副  
元帥鄭忠信清水使宋英望京畿水使柳應澗等由水忠

路討興治興治領兵徃旅順口朝議不一惟金瑬王戰餘  
皆王和故舟師持重不進

初劉海本以遼東人降于虜親幸用事戊辰海改名興  
祚率其弟興基興治等降于毛文龍為人猾黠能文文  
龍偏信之文龍既誅袁崇煥遣將點島兵抄其精壯而  
去興祚亦從行副總陳繼盛領沈世魁劉興治等守椴  
島矣至是興治叛繼盛為其所殺

弘文館上劄請罷兵備局回啓曰數日之間議論不一始  
言可擊復言今不可擊夫行師出兵以氣為主故兵法曰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今日之事誠未免惰歸之患詩云



謀夫孔多事用不成皆可為今日之戒矣然儒臣之劄亦  
是於出深憂遠慮臣等不敢膠守已見伏乞快賜聖斷答  
曰啓辭甚當今後更有發恟搖動軍情者論以重律  
平安監司金時讓啓曰興治不北走則東侵事在不疑興  
治若知朝廷之意在於伴臣則彼必執以為奇貨斷無出  
送之理其所以惜伴臣者適所以害之且李靖所謂如唐  
儉輩不足惜云者正指今日事也廟堂不為動心則大事  
可成之矣

興治送差官李梅于我國以鄭維城為回答使送檄島回  
帖曰專价再書足認善意第遣辭之際激怒太過想未有  
盡釋然者也向者島中之事實駭聽聞足下之心誰得知  
之不穀為天子守藩封疆之內事有非常興師徃征乃其  
職也得聞賞罪責效之命卽已罷兵初非私怒於足下也  
足下果能為皇明終始盡節敵愾同仇之義敵邦何敢忽  
焉西土歲儉易粟不易然島中軍民相濟已久務為平價  
使彼此各不為病云仍命罷兵 明年三月興治欲投虜  
屠殺島民將官沈世魁等率奮死之民先殺降徒又殺興  
治兄弟世魁搃攝島衆

趙興賓告變

辛未九月二日沃川儒生趙興賓密疏告變公忠監司密

啓亦與興賓所告同監司密啓卽韓滌上變也逮捕四出  
援引相繼首尾三朔誅戮無數

興賓之子浣自現原情院啓興賓之子浣初與賊黨謀為  
凶逆以其謀言於其父及其父上變之後中間隱匿觀望  
成敗其父放釋之後始為現出其不忠不孝窮克極惡之  
罪不可以其父告變而有耶容貸請拿鞠定罪 又啓趙  
淵賓陰謀不軌之狀既發於其兄上變書交通諸賊之跡  
又出於逆絡面質之時其凶逆浮於浣而尚今置而不問  
請拿鞠答曰趙淵賓等有意於告變皆入其黨交通之事  
無足深責

趙興賓命除六品職拜沃川府啓沃川縣監趙興賓以上  
變之功固當有賞典豈無相當可授之職而必除此臨民  
之官乎况本縣乃所居之地非但有違於法例吏民聞之  
亦必相顧而錯愕吐舌而唾罵其何蹄令一邑而服其心  
乎請速差答曰告變人唾罵者乃是逆黨豈可為此廢賞  
哉所論不中勿為煩瀆

韓滌命除大品職院啓主夫韓滌上變之事非止於為國  
初與賊黨連謀為李義培洪振道等鼓覺脅持之故不得  
已告變至於孫鳳等四人以私惡誣陷徐挺然許多奴子  
聽人指喉混同書呈以致無罪人被累破家六品之官實

為僭賞請改正

傳曰此輩矢志快。相與患亂其心可惡厥罪當誅但援引之辭真贋相雜火炎之烈玉石難辨此甚可懼也况近日旱灾甚酷此豈非無辜寃死而然也與其多殺而致傷和氣莫若少寡而令人自新渠魁既伏典刑其餘枝葉似不必盡誅如此耕種之時連續拿來則必有駭散失農之患量度事勢議啓

楊天植鄭樽等二十一人正刑權大進等十人杖斃成欖等放送趙有道沈之清還發配所朴魯趙續漢拿問放送高用厚時以冬至使赴京還歸後推鞠遠竄用厚之詩曰

北闕更新王孫臣餘此生江村獨歸處身上愧簪纓坐此詩案至於此

八月刑曹叅判金長生率蹄沙溪敦厚和粹自然近道專以確密篤學為務德器渾成粹面盎背癸丑獄庶第二人拷死論大逆當坐光海鞠應犀曰金某亦與知否曰金某仁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亦有大臣言事遂已

判府事徐消卒蹄藥峰風神俊爽美鬚髯目光耿。射人性伉健有萬夫不奪之氣始為仁川訓導府伯姜緒禮之曰不卑小官真大度士也托以其子或問白沙當今人才白沙屈拇指字公曰徐某其人也



